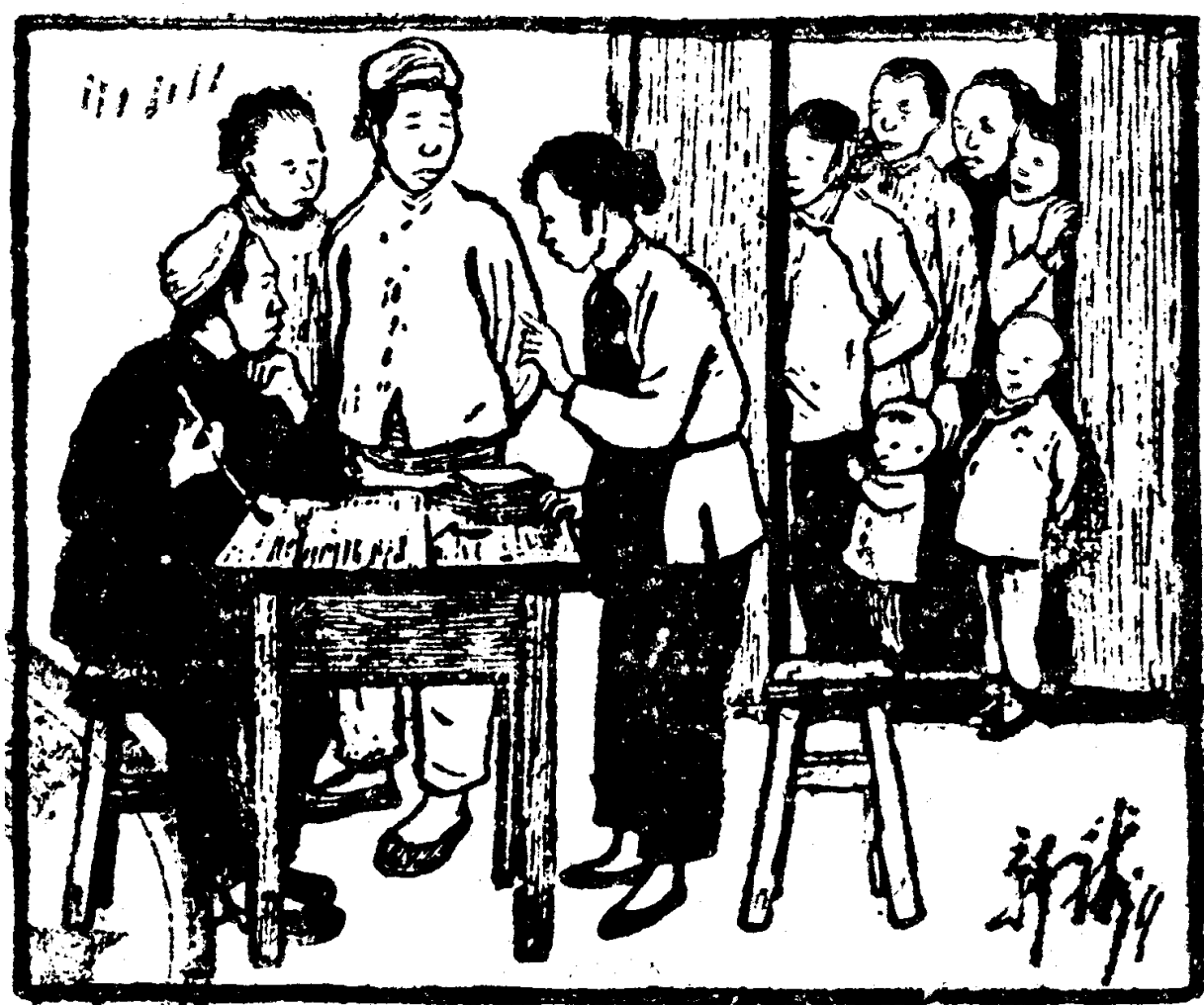


小城風波

沙汀著



小城風波

東方文藝叢書

沙汀著

東方書社發行

1944. 6. 10. *Sing*

目次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一

聯保主任的消遣……………一五

在其香居茶館裏……………二八

公道……………四九

三斗小麥……………六七

沒有演出的戲……………九一

小城風波……………一〇六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

神聖的民族戰爭已經展開，便是一般窮鄉僻壤的民衆，也都把他們的眼睛睜開來了，我們看見了死亡，流血和轟炸，並且爲着種種幻想的恐怖發愁。於是熱生先生再也不費力地成立了本縣的防空協會。

這是一個瘦長子人，面孔白淨，五官擺得端端正正的，沒有絲毫詭異，只是留心看不得，眼睛過細，嘴巴微微張開，以致使他隨常帶着一種神氣，好像他正幻想着一件十分惱人的事件一樣，可是他的胸中永遠是廷廷的，鼻梁上又生着一付窩子眼睛，所以態度畢竟不凡。

父親是拔貢，全縣第一等出色人物，因爲除開兩三個秀才監生，我們再也沒有別的功能名中人了。這老頭子一生沒有閒散過，就在暮年，他還是在農會會長的位置上咽氣的。死的前一年，他就準備好一封公事，推荐兒子繼承他的職務，因爲熱生早已到了應該掙錢養家的年齡了。

雖然探聽到在父親病勢吃緊的幾天，那後繼者便已給兩三個有力脚色在幕後確定了，他依舊把公事遞了上去。並且揚言決不交出會裏的圖記。他真也說得到做得到，這傢伙至今還躺在他家的神匱抽屜里，字跡已經給香灰霉氣糊模掉了。縱是這報復當時並無效果，除却替彫印匠拉了一筆四串錢的生意而外。

此外，就是愚生先生從那時起勃發了雄心，總想拿點顏色給他的仇家看看。他跑去進了田皇帝的政治學校。這是軍隊上私自辦的，時間很短，半年便畢業了。當他穿了那身剪裁略欠考究的西服回去時，的確使得許多人側目；而也正爲這點，那些和他帶着同樣公事回來的人都已找到了工作，只有他被閒起來了。

這在起初大大激怒了他，憤氣什麼也不願意幹了。並且深怪人們趨時，因爲要是人少，他許會得到一個適當的工作。他消極了好久，每天只是吃閒茶，或者同幾個老頭子打一「太師麻將」消遣；但也一面留心着別種新的機會。因此，在五六年之間，他進過種種培植新政人才的講習班和訓練班，雖然結果沒有一項饒他得意。

在三次投考「絲訓」失敗，而且問明此後決不再行開班以後，他本已向命運低頭了，但一種意外的機會又把他挽回過來。一九三六年春天，他陪了母親下成都就醫。這一個小而精幹的太婆，幾年前就得過同樣的病，偶然打了個啊欠，嘴便閉不攏了，窟窿似

這種奇特姿式一直保存了三天，全城的醫生弄得束手無策；隨後還是請了剃頭匠尤二來，給一邊臉打了一個耳光，這才恢復過原狀：也就是說，嘴巴這才依舊像個嘴巴，能夠自由地吃，喝，自由地說說笑笑了。但不幸兩年過後，那全城資格最老，以精於剮耳博得紳士稱許的「待召」，就死掉了，所以這次他們只好進省求醫，一面去拜望一位久未見面的親戚。

在成都停留的期間，一天看報，他忽然發現了一條新聞：防空訓練班招考學員。這是政府主辦的，時間只有一月，不收學費食費。那記者先生還加油加醋地，把防空在國防上的重要誇說一番。自然也說到四川的地位：堪察加，天府之國，民族復興根據地。因為這些着力的渲染，又因為並不再花盤纏，於是愚生先生決定再去碰碰他的運氣。

他一面履行報名手續，一面向縣里索取保送的公事。他不久就得到滿意的結果；那位代勞的朋友還告訴他，「上頭」要每縣申送五名，但除了他，此外便沒有別的人對國防感到興奮了。可是這只是開初的現象，待得入學的時候，却又多出三個人來，使得愚生先生不免稍稍覺得氣惱。

能夠安慰他的只有這一點：那三個人當中並沒有一個叫鴨雞，都是沒眉沒眼的腳

色，是不足為慮的。其中一個姓劉名元亮，綢緞舖的小老板，以用錢漂亮，能夠和任何人玩笑，稍為有點手面，是個多血質的人，多嘴而又口吃，但却喜歡川戲，每天下午去城外公園另一個破亭子內打一響器，調嗓子，而且叫所有的游人頭痛。一個比較出色的都是這樣，別的人也就可以想像到。

受訓期間，他大多和他們保持着隔離態度；直到畢業的時候，由於某種打算，他才同他們在一枕江樓一聚了一次餐，攝了一張影，交換了一點必要的意見，說是將來互相支持。但趁着幾個昏天大趕花會的時機，却又并不打一個招呼，愚生先生便帶着政府介紹工作的文書，同着他早經有着一付平平常常的嘴巴的母親，跑回縣里去了。因為經驗告訴他，凡事總以佔先為強。

回家的次日，他就穿好西服去會縣長；依舊是他政治學校卒業時縫的一套，還有七分新，只是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輕摺，實在有點礙眼。然而說話時，却用不着再為那倒霉的硬領所苦了；不用時時都得伸兩個指頭掏掏領口伸長頸子，那裏迴旋地蠕動幾下。這是因為那硬領早已變成了軟領的緣故。

縣長是和他同過一次席的，所以立刻被召見了。他們談得很投機，不管從國際或國內的情勢分析，大家都肯定中日戰爭是一定會爆發的。也許蘆宛事件就是引綫。對於防

空支會的事，那個滿面油光的「父台」更是滿贊成；說道：

「這是應該做的，我們看日本吧，什麼防空裝置，演習，鬧得不亦樂乎，反觀我們中國呢？」

「是嘛，」這一個兢兢忸忸地背着講義：「現在的戰爭，已經從平面的戰爭變成立體……」

「所以說喲，」縣長若有所悟似的嘆氣了，「我時常就這樣講。」

「像我們縣裏麼，只要一枚半噸的炸彈！一枚半噸重的炸彈！——」

在他詳細的說明當中，縣長已經陷入沉思了；他吸着葉子煙，一面想着他已經記過兩次大功，若是本屆的保甲經費掃解得快，那麼一定會來一個第三次；換句話說，他可以留有專員錄用的資格了。他把葉子菸蒂在鞋底上一磕，站身起來，高高興興地截斷他道：

「所以說呀——你馬上把計劃擬好吧，會議上有我！」

像這樣，一場有關國防的重大會見就算結束，而愚生先生，便也開始專候行政會議的開幕了。時間是七月十幾號，蘆苑事件再度破裂的後一禮拜，一個討論防空設備的良好時機。這時他那幾個同學也回來了，但他沒有讓他們知道，雖然在他的計劃書當中，

6 除開一個主任，還有其他種種人員。

會議是上午八點鐘開的，等到防空主任那一個最末而最重要的節目提出時，幾盤糖食已經光了。他一面讓他們傳觀他的書面計劃，一面在一片笑語雜沓中做着說明，搬弄着自己的國防知識。一個小眼鏡嘆息道：

「肚皮已經在放哨了！」

「是我們這個縣城麼，」但愚生先生沒有理睬，「只要一枚半噸重的炸彈就全掃光！大家想，一枚半噸重的炸彈……」

「說直說點好麼？」一個胖子耐不着了。「你究竟需多少錢啊？」

「不多，」有人把那計劃書一捧，冷氣地說道：「每一月只有兩百帶點！」

這漢子的報告一完，會場秩序立刻亂了。大家都隨意用着各人本有的唾字和膠味談話，嗚嗚着像鴨棚一樣；但意見却相當一致：戰事隔我們還遠得很哩！一個和主任有點世誼的老者，急急正式發表意見，說是既然有命令，成立是應該成立的，不過經費應該減前一點。但沒有人聽他的，都囓着時間已晏，早該散會的了。

縣長也很不滿意，結果提議移到下次討論。然而這分明是個延緩辦法，因為會議要隔兩月才開一次。於是愚生先生是失望了，他重新恢復過原來的生活，吃閒茶，打小麻

將。小老板也早已把生活浸在川劇的練習里，不過對於自己的被騙並未完全忘懷，一碰見對方便要佯笑幾聲，諷刺兩句。

總之，他們彼此再已不關心他們的防空了；好像直如當天會議上一個反對者所說的一樣，一枚炸彈的價值一定很大，日本人斷不會對準他們這清冷城市浪費他們的「本錢」。只於有時候，愚生先生却也依舊神往於他的前途；他老早發不出牌來，僅用兩根指頭捻着，比了又比，一面眼睛茫然地望着「堂牌」，惹得牌友們取笑他道：「還要根秤麼？……」

這種不快的日子繼續了一個月。其間，平津失陷了，「八一三」跟過來了，而在那種種可以噴出血腥的轟炸消息下面，於是我們的空防專家終竟達到了他的目的；可以每月拿三十元薪水，而且可以隨意報銷一筆同樣數目的辦公費了。這自然和他的預期相差很遠，但我們這里最流行的經濟思想是：「家有千貫，不如朝進一文。」所以實際上倒也可觀。

和別種新成立的機關一樣，開頭總是有人說怪話的，但要謝謝時間，現在一切都落手了。雖然小老板還一直在挑剔着，找着漏洞，却也全不可慮，因為這城裏的公事，除了和財政有關的職務，是不輕易變動人的。加之，愚生先生並不照領乾薪，他每天總要

到會去呆上個把鐘頭，查看一下那些已經變色的各種防空畫報，然後才出來吃茶，打小麻將。

會所在城外的龍王廟，公園大門旁邊。爲了節省「公款」，愚生先生帶便僱用那位靜穆和善，看守廟子的住持，幫他當小工。一天辦完公事，他叮嚀了那個孤苦的老農人幾句，叫他當心畫報，免得野孩子扯去，或者給過路人撕一搭裹葉子菸，便進城去「耆耆軒」湊和牌局。

那茶館在十字口，剛才跨上階沿，他便被一陣笑囂包圍住了。但那成爲談笑中心的督學馬上玩着眼勢，意思是要讓他本人來說明一切。督學性賴，渾名黑賊，以潑辣胆大出名。每回查學，他都隨帶着一桿手槍防匪，或者躺在滑竿上亂放幾槍消遣。他畢業於正式學校，也正式出入於哥老會，用了三哥名義接受着一切的尊敬。

看清他的眼勢，別的人都忍着笑靜下來了。他們是經常信賴他那些無窮無盡的智謀的。他很客氣地讓愚生先生坐下，叫堂倌泡好茶，然後，以一種少有的正經請對方接受他的禮物：一枚五十磅重的炸彈。這是他昨天查學帶回來的；那里是幾年前的「X區」，遭過轟炸，而有兩顆未曾爆裂的炸彈，遂被一家農人從田土裏找出來了。

這是一樁事實，愚生先生是聽說過的。因爲就在兩個月前，那莊稼人因想把那另外

的一枚撬開，好當廢鐵賣，曾經出過一樁慘案。但他總覺得督學是在作弄他，因此話還沒完，他便臉紅筋脹地站起來了，苦笑道：

「我們兩個沒鱸子（玩笑）哇！……」

「怎麼會是鱸子！」那黑人努力給他保證，並且依舊把他塞在圈椅上。「你不信，我就會去拿來；騙了你不算人！」

「那麼你自己留着也一樣呀！……」

「我自己留着！」督學佯裝氣惱了，「是我在幹你的事情麼，我早就買來陳列起來了。也免得小老板到處說我的壞話！……」

他說的熱情而真實，但是對方並不感謝他的好意，上後面客房里參加牌局去了。因為心神不寧靜，出牌既遲，手風又不順當，下台的時候他輸了很多。這時已經響過三更鐘了，街面上清冷而且漆黑。他借着一付湯元担子的亮光才走回家去。太太尙未醒覺，在讀「八仙傳」。

「又輸了吧！」她瞪了他一眼，依舊看書去了。

愚生先生沒有回答；他一逕脫掉衣服，脫掉一箇而文」的尖頭皮鞋，默默地上床就睡。他是深信一開腔。就會同她吵起來的；不是因為輸了錢，而是因為某種不快，他已

經沒有了平日間那種當丈夫的馴服脾氣。好在當地繼續噁叨的時候，他已昏昏地睡過去。早上起來，他知道半夜裏落了雨，而且還在霏霏的下着；天空陰暗，似乎還有大雨的樣子。他沒有出街吃早茶。

早飯後也依舊留在家裏，翻閱着一張油印的時事報告，上面載着由縣政府那只又沙又腫的收音機傳來的許多新聞；自從「國戰」發生以後，只要機器不出毛病，我們每天是有見識新鮮消息的福氣了。

那任持靜靜地走了進來；他立在階沿邊，輕咳了一聲來提醒主任的注意，於是把尖頂斗笠摘下，搔着後頸笑道：

「怕要去招呼他們一聲才對呀！」

「你說的什麼？」主人微微吃了一嚇。

「說的什麼嗎？……已經擺在那裏擱起了哩；你去看吧，總有這麼長……他們說上個月磨溝炸死了幾十個人……」

主任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十分明白他的意思了！但他不知道要怎樣發作才好。

最後，他把油印報告一摔，厲聲道：

「這個狗東西；……你先回去吧！」

「要是弔下來呢？……辦公室鑰匙已經拿來了，我要耽擱十來天。……」

不管主任怎樣的說服，叱責，但他和他一樣頑固，終於笑迷迷地走出去了。這時被驚動了的老太太，太太，也已明白了所有的情形，她們驚叫着，並且狠狠把督學罵了一頓。說他是黑心子，連心把子都是黑的，所以專和正派人搗亂。隨後，她們一致阻止他去辦公。

「不過……」

「什麼不過！」那太太截斷他，「爹在的時候，一年連農會的門檻一次也難得跨呢。」

「那不是？」老太太附和道：「那個人不是坐倒掣辦哇！」

「啊喲，你們就那樣嚇怕！……」

他開始給她們作種種解釋，安慰着她們，並且搬弄着所能記憶的關於炸彈的學問。然而除了模型，他是沒有見識過真實貨的。所以他並不相信自己的話，也正和她們的不相信一樣。而在末了，他只好暫時容納了她們的勸告，不過却把原因歸在落雨上面；他覺得這樣像樣一點。

「以於是，他一天整天地登在家裏。他想一個人再來下細考慮一通，總不會錯的，也許

可以設法把那危險物搬開，或者請雷槍匠空去炸藥；要是他能於相信牠不會忽然炸裂，那自然便更好了。可是這似乎需要種種更深的知識，而講義上又是全沒有的。

在一種審慎的見地上，他要母親和妻子不必向外人張揚。她們自然滿口答應了。但萬一靠上大門的門枋，他們便再也忍不住了。因為要不和對門對戶談閒天有點違反習慣，何況她們所知道的又是件新鮮事情，還同她們有着直接關係，於是不到半個時刻，督學的作弄，炸彈，以及愚生先生對這種種的反應，立刻成爲一切大門邊，茶堂裏的談話資料了。

雨一連落了三天。當天氣放明的時候，不管如何阻止，愚生先生決定要去看一個究竟了。他似乎已經相信這決不會是一種含有危險的舉動。他若無其事的走着，但沒有料到我的出現竟會引來一般街坊奇怪的注視，而在「者者軒」門首，那迎接他的，甚至是一陣意味深長的嗤笑了。

一個茶客大家叫他做「油大」的，胖，精於吹牛，急眨着眼睛問他道：

「怎麼，這幾天在欠安嗎？」

「沒有呀，」他紅臉了；「因爲下雨……」

但胖人已經跨下階沿，牽了他的手，微笑道：「我請你看個東西，」一面引他到街

道轉角的牆壁邊去了。這地方是全城一個鬥爭尖銳的場所，一連有三個規模頗大的毛房，在各自兜攬着一切神情緊迫的顧主。而毛房牆壁的兼職，便是義務担任張貼各種告示，白頭帖子，以及種種揭條。在層疊的廢紙上，那嚮導指出一張揭帖給他看；於是他的頸項立刻粗了，詈罵道：

「這個狗東西？一定是小老板幹的！……」

「你說究竟是怎麼稿起的啊？」

「究竟是怎麼稿起的！……你以為我那樣沒常識嗎？……」

和對小老板一樣，他對「油大」幸災樂禍的神氣感到憤怒，一車身就走開了。他決意馬上到會所去！他要讓人家看看，他，一個防空主任，是不是會因為一枚簡簡單單的炸彈而竟自藏起來！

他充滿了感情的走着，簡直忘記了一切，就連從他身後陸續跟上的幾個市民也未發覺。這些人老早就想長點見識的，因為嚇怕，一直沒有胆去。公園附近已圍有一大羣人，但都離得很遠；而當主任離開大門僅有兩丈多遠的時候，忽然有人「轟」地吼了一聲，觀眾於是立刻向後，也即是向着主任前進的反對方向奔過來了。

大約由於情緒的感染，他也退向階沿去了；但又立刻看出不大對勁，於是鎮下來，

扶一扶眼鏡，紅着臉招呼道：

「不要跑吧！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你們想，……」

他想盡其所知來啓發一下市民們的愚蒙，一面支持起自己；這時候，竟想不到地，縣長和小老板，以及他那別的兩個同學，從會所裏走出來了。但更其意想不到的，是縣長對他滿臉驚奇的敬禮僅僅給了一個冷淡的回答。並且就在當天下午，他便接到一封縣政府的公事，要他立刻準備交代；說是「國防綏重，幸勿延緩」！云云。

對於這個驚人的事變，若依老太太和太太的主張，是該同農會會長事件一個炮製的，但因為這幾年來我們政治總算已經上了軌道，愚生先生結果是服從了。後一任是小老板，他正拿着全付精力對付着會務；把炸彈裝置在一個小木籠裏，貼着一張紅紙籤條道：「勿用手摸。」最近以為軍辦公便利，就連川劇的練習也搬進龍王廟進行去了。

不過熱心是熱心，嫉妬和說壞話的人也不是沒有的，就在前天，油夫先生硬會經當面嘲弄過他一陣；那肥人眼睛沒縫的笑道：

「好，你究竟不錯，單是你那付喉嚨就會把敵機嚇跑的！」

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他說的是笑話呀！……

聯保主任的消遣

時間：一九三七年秋末的午後，撥派救國公債後一禮拜。

地點：棗縣縣城。

是一塊遺地的山城，四面皆山，城就建造在狹長的谷地里。全城，連城郊在內，大約有五六百戶居民。除却兵匪的騷擾，搶奪，生活上的悶氣和憂苦，他們唯一的享樂便要算對於大自然的欣賞了。

他們巡望着那些粗野的峯巒呆想，呵氣，並且作出種種可怕的詛咒來發洩自己所會遭受的委屈。

他們一部份人的喜歡喝酒也是從這里發源的。每到晌午和傍晚，便總有幾個人站在全興燒房的櫃臺喝着「燒晃子」，叫做「喝木腦殼酒」。但也有雅座，就是那隔着門帘的櫃房里面，可以坐着喝。菜也不僅是幾粒花生米或者一枚鹽蒜，不遠郭開陽館里的準備是充足的，額外還有着酥鬆爽口的牛肉。

而且是毛牛肉，特別從三百里外的乾溝土門運來的。這是城里上等人的恩物，切成薄片，拌了辣椒末，花椒，醋和大蒜，誰也想不到佳口，彭煥先生就正是這異味的愛好者。有的時候，雖然吃得夠可以了，還要額外稱一二兩，藏在荷包里慢慢地吃，他凡事都是很愉快的。最不高興中庸主義。

他是城區的聯保主任，三個月前才接事的，曾經在省城留過學，住過三四家中級學校，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在這十年當中，前五年是混混沌沌過去的，後五年也一樣，但一面却找着職業，製造着訴狀和笑話。他的突然找到聯保主任，原因很簡單：春天去成都受過三個月訓，因而成爲應該儘先錄用的地方行政專家了。

可是要點也並不在這里，而他現在不但辦完公事，而且已經把整碗牛肉吃完了。他把筷子收轉來，每隻手分拿了一支，於是描鼓似的敲着碗沿，一面噓噓地吸着氣，一面問道：

「董二！再來一份吧！辣椒重，……」

一個穿破棉背心的立刻拿起碗走了出去。留下守客桌祇有主任和別的兩個人了。一個是辦事處的會計，一個是司書。司書因爲有着一副巧妙的且脚喉嚨，新近才當公事，渾名真美人，他也同樣噓噓地吸着氣，耽心道：

「唉呀！這樣吃，嗓子又會翹場！」

「沒關係，你看唐酥元吧，雞種天天喝燒晃子！」

主任笑着，同時用下巴望了門帘縫里一指。這唐酥元和他同樣是城里的名人，又矮又黑，雞母眼，永遠用綠絲雜紮住褲腳。而且祇要他一在街頭露面，茶館里便會立刻鑽出一個人來，默默地把他拖進去，默默地送碗剩茶給他，而他也就嗽嗽喉嚨，馬上清唱起來，娛樂着自己和旁人，彷彿義務一樣。

有的時候，即使拖他進去的茶客已經打起盹來，或者悄悄地溜走了，他也會把自己已經懶懶了的節目完結了才收場的。因為靠着一位稍有資財的寡嫂生活，本人又是四十多歲的傑夫，人們享樂便也並不限於他那副沙甜的嗓音了，他們更不時替他創作一些香豔可笑的故事。

覺得機會是難得的，聯保主任把他叫進來了。他吩咐他坐下，讓虞美人酌了一杯麵酒給他，以為酥元子一定會照規矩立刻肩起他的責任了，但這一個卻老覷着他，一會，沙聲地問道：

「這是怎麼的嘞，我們也該寫十元呀！」他指的是救國公債。

「怎麼的？你唱完了我對你講吧！」

主任打斷他，但又立刻笑滿。

「啊，我問你，他們說老臘膝騎在你背下打你，……」

「瞎說！我自己的親嫂嫂！」

「就要親嫂嫂才好呀！我說是呀，爲什麼四十多歲還不討老婆，說是沒人給吧，也並不生得醜，一表人才！……」

「說正經話哇！怎麼我們也該寫十元呀？」

「你認了帳我馬上不要你繳！趕快從實招來，是不是騎在背下打過你？又抓又搯的，罵你不行呢！」

「說，說，老先人！就算有這回事吧！」

和以往在這種同樣情景下所做的一樣，酥元子仰起凹凹凸凸的黑臉，雞母眼癢癢着，裂開嘴半哭半笑似的承認了。他清楚堅持下去會更糟的。但主任並不滿足，說「有這樣容易嗎？」要他清唱一回再講。好在這對酥元子並不困難，所以當破背心進來的時候；他已經把嗓子調整好了。

主任和他的僚屬開初聽得很樂意，但不久牛肉就佔了上風，誰也不更留心他的曲調，可是直到菜碗空了，酒竟乾了，他卻還在老老實實的唱着。也許就是這一點傻勁或

動了主任，他沒有騙他；而在臨走的時候，他站起來招呼唐酥元道：

「好了吧！回去對老臘膝說，我下次派款少派他幾個就是了！」

「啊啲！」酥元子笑着站起來攔住他，「那麼這一次呢？」

「怎麼，你要『挪我的肥』（綁票）呀！」

「那不管，你這樣大的人也興說要話呀？」

「好，好，好！你叫她緩兩天繳吧！也許可以想法，不過……」

因為想起外間種種責難，他惡意地笑了一下，繼續道：

「不過不要逢人便傳鑼哇，以為光宗耀祖得很……」

他對於向酥元子的讓步感到失悔，有點氣惱，但也立刻就過去了。他原是不敢在敢爲的人，最近三四年的碰壁，這一次意外的作了主任，雖然使他感到應該從此謹慎一點，但本性究竟是難改的，比如才當主任的時候，他曾經發誓戒酒，免得鬧笑話，而他現在又連連打起酒腸來了。

隨便逛了一轉，便和破棉背心一道去公園里玩，別的兩個依舊回去辦事。公園就位置在南門外一抹矮矮的山坡上。地區不大，設備也很簡陋，但因為從最高處的涼亭上可以窺見奔騰的涪江，而在河的東岸則是一片坐落蘆葦的廣大的沙地，風聲究竟不燥，因

此紳士們常把牠估價在川西北任何公園之上。

進公園大門是一片平地，蜿蜒着一條小河，直望着城壕里流。沿河連綿着許多古老的柳樹，樹岡似的，而在每一叢樹蔭下則都有幾把竹椅，一張低小的方桌，準備給人吃茶消遣，但經常茶客很少。特別是這一天，除開聯保主任和他的清客董二，以及那堂倌，便祇有那些站岡的柳樹了。

主任是來練習胡琴的，因為可以不被打擾，他原來打定主意，要學打小鼓，後來改學「長面」，扇大鈸。直到對小鑼竟也失掉學習的興會，於是把心思擱在四合工尺上面來了。他的對音樂發生興會也和對旁的一樣，是想改良自己的生活。因為被人叫喚的彭痰即已變成主任，便是消遣也該朝正經方面走的。

董二卻是把音樂當成職業的。本來並不是，自從把老婆也抽進鴉片煙葫蘆以後，於是也便祇好利用自己的一雙妙手活命了。他什麼樂器都會，吃飯不算，每天從主任領二毛錢開支煙帳。他們靠在椅背上悶了一會便動起手來。一個拉胡琴，董二則用兩根指頭敲着桌沿，嘴里低哼着鑼鼓調子，在練習小鼓。

一遇到調子或配音錯亂的時候，他便停住手，給主任一點指示，說：

他把胡琴取過來替他重新配音。主任默默地望着他，嘴唇無力地張着，留心着他的動作。許多人老譏笑他的作事是沒有常性的，但在開始却都照例專心，這是因爲他那寶貝的性格的原故。現在，絃已經調好了，於是他又開始練習，重複起川調的西皮正板。他全身攤着，眼睛半閉，真像行家一樣。

在旁人聽來頭痛的一串聲音散布開來

「四合工尺上四合，四合……」

董二依舊在練習打小鼓。他那雙妙手是天生來打響器的，此外是「開烟」，打「逗十西」，要不然便往破背心的岔口里一插，呆站着看闊人們鬥牌消遣，給當背光。

除却指頭在桌沿上的響聲，生硬的胡琴聲音，四周圍很靜寂。堂倌依然坐在一株柳樹下打盹了。一羣麻雀從暖烘烘的陽光中掠過，在靠近大門的土堆邊，賣豆腐乾的張老頭兒蹲坐着在捲葉子烟。他的豆腐乾是十分出名的，又麻又辣，成天在這城里敗壞着婦人們的胃口。

當他正把煙捲噙在嘴里呵氣的時候，差人王順跟着一男一女走了進來。都是鄉下人打扮，男的矮而多鬚，是女的丈夫，叫何么跨子，大哥是有名的哥老頭目，顯赫過一時，但在十年前被駐軍用通匪的罪名槍斃了，還查封了財產。

他們直望着主任走去，而在快要近身的時候，那男的忽然站住不動了。他擡着嘴，呆呆地搔着頸項；女人於是生氣的嚙叨道：

「走呀！什麼人會把你吃了麼！……」

但她自己卻單獨走近主任去了，兩手搭在髀間，招呼道：

「咳，彭主任好呀！」

「好呀！……」

對方半眯着眼睛回答，照舊拉着胡琴！

「工尺上四合，四合……」

「我想我主任說個事：人家說窈有頭，儂有主，……」

看見主任並不願意攔下他的消遣，么跨子嫂嫂容下不講了。直到聽見一盤合終的聲響，才道：「咳，講下去呀！」這才又在琴聲的抑揚中繼續下去。

她說的也正是關於救國公債的事，爲着那種不大公正的攤派感到不平。拘留了她兩丈夫押繳也是不適合的，她要求還他自由，並且重新把數目分派過。忽然又發覺主任實際上並未介意，也許故意裝作不聽，她於是特別提高聲音說道：

「我們就是鬧到衙門里去……」

音。他是很早便受過公事生活的洗禮的，那是他父親，一位已經去世的正經紳士。所以雖然混混沌沌過了一些日子，雖是他的褻擾使他不大愉快，他依舊能夠保持着一個主任應有的鎮靜。

停了一會，他才悠悠地吐出幾個字道：

「看還嚇得倒我麼！」

「四合工尺，……！」

「我給你講吧！」他一邊繼續道：「照規定我還給你派少了呢！」

「好呀，祇要有規定就對！可是比我們肥的還多得很多呢，怎麼隨便寫幾個錢計算了？摘柿子揀軟的摘呀！」

「你的嘴巴要放乾淨點！」主任用手揩了她一下，但又立刻抓住弓弦：「以爲旁人不知道吧？拿着兩三百畝田還要裝窮賣富的——！」

「天曉得！」

「誰管你天不天哇！……我們統統是有調查的。」

「有調查就好呀。祇要能指得出兩三百畝田來，再寫一倍我也認帳！……原先人也

有一二百畝田，民國十年，他大伯死的時候給人「空一回筆子」（敲詐），去他一兩千，後來他爹又給人空了一回，去他幾百，還不要說今天這種捐，明天那種捐，就是一河水也攪乾了！」

「爛船也有三千釘呀！」

么跨子嫂嫂沒有回得上嘴，他呆瞪着琴絃的往來着。但當那衙役正爲煙癮而大打呵欠的時候，她忽轉過臉去，指着丈夫罵道：

「唉，你拿話出來說呀！我爲你何家一家人什麼狗氣都受夠了！」

「嚇！……你怪我——」

丈夫突地瞪着眼睛噤了半句又突地低下頭不響了；而在同時，主任擱下胡琴，欠起身冷冷地問道

「你在說那個——什麼人是狗？」

「啊喲，她們女人家……」

破棉背心襯解着含糊了一句：么跨子嫂嫂卻毫不畏怯地叫道：

「嚇！這才怪呢！我一沒提你名，二沒提你姓……」

「好嘛，」主任切斷她，惡意地笑着，「我知道你礙得很，你祇要想想爾那分成

賊是怎麼得來的就夠了！」

說完過後，因為察覺出女的變了臉色，顯然已經暗猜到他是指着那大伯凶死後查封家產時所引起的糾紛，他的心情於是和平下來，而且全身望椅背靠去，故意悠然自得地拉起胡琴來了。

么跨子嫂嫂氣呆了好一會，上嘴唇的黑痣顫慄着，然後爆發似的號道：

「唉，彭主任，養兒養女往上長啊！……」

「尺合上四合，……」

「怎麼，」她繼續道，「興亂說麼？了結的時候你們老太爺也在場的，都說，哥哥是哥哥的，兄弟是兄弟的，還拿了我們兩百塊錢……」

「說這些話！」丈夫咕嚕着。

「後來畫押的時候，又是兩百，」女人並不聽勸，「還親自向我拍着胸口說，再出事有他！怎麼，現在還來翻陳帳麼？祇要你肯宰雞剝狗，……」

她噙開着，主任卻好像不曾聽見似的，他半閉着眼睛，胡琴拉得更響氣了。因為感覺已經成了僵局，么跨子嫂嫂突然失悔起自己的莽撞來，停住不響了；她呆站着，默默呻着忍受的氣。他當那丈夫抱怨似的含糊道：「龜兒子東西！」這時候，她又重新號

哭起來，找着發洩委屈的適當對象了。

「你自己怎麼不說呀！」她哭嚷道：「什麼東西把你嘴巴塞住了麼？好歹都是你這一個砍腦殼的，……」

「你就祇跟我鬧，……」

「我不跟你個瘟喪的鬧，你何家就是家敗人亡我也不管了！我真背夠了黃包袱，有好心沒好報！……」

正當么跨子嫂嫂用哭泣代替了她的號叫之後，綑的一聲，主任的琴絃斷了。董二趕快接過手，修理好後又配了配音，然後奉還轉云。而在這時候，差人王順把吃完煙的紙捻弄熄，折成幾疊，挾在耳後，斯斯文文地從樹腳下站起來了。

他佯笑了一聲，討好似的說道：

「哭什麼！趕快去找款吧，主任是說着玩的。」

「你怎麼知道我說着玩的？」

胡琴發出一串不大順耳的音調。

「哎呀，主任呀！不要跟她們坤道人家一般見識。」

這就是呀！么跨子晦澀的懇求也開始了，「說得的也說，說不得的也說……」

主任不耐煩，臉色沒有讓他繼續下去，這不耐煩也是從胡琴來的，他老調不好音，就連董二的代勞都失敗了。剛才接手又出岔子。最後，他自己逞強弄一次又一次，可是更不容易拉上調門，而且又細的一聲斷了。他咕嚕了一句粗話站了起來。

他把胡琴塞給破棉背心，一面責斥那差役道：

「你們真會辦事——還是交到辦事處去給我關起來吧——簡直是假桶！」

他生着氣，也不管王順卑微的笑臉，么跨于夫婦的吃驚和懇求，一轉身進城去了。

董二挾着胡琴跟了上去。他在公園太門口邊追上他，含糊道：「她們女人家的話，」意思是想求情，但也僅僅這一句，因為他那張嘴巴的靈動恰恰相反。

然而橫豎一樣，聯保主任已經沈浸在自己的心思里了。他很掃興地嘆了口氣，說：

「我看還是學『長面』（大鑼）痛快一些。」

在芙蓉居茶館裏

坐在芙蓉居茶館里的聯保主任方治國，當他看見從東頭走來，嘴里照例擾攘不休的邢么吵吵，他簡直立刻冷了半節，覺得身子快要坐不穩了。

使他發生這種異狀的有下面的幾個原因：爲了種種糊塗的措施，他目前正處在全鎮市民的圍攻當中，這是一，其次，么吵吵第二個兒子，因爲緩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講閒話了。加之新縣長又是宣言了要整頓兵役的，於是他胡胡塗塗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進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所批評，么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甚麼話都說得出來的。而他本人雖不可怕，但他的大哥是全縣極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財務委員，縣政上的活份子，並且，還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時候，也是對么吵吵那張嘴表示頭痛的。

他么吵吵終一吵地來了。這是那種精力充足，對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種毫不注意的態度山典型男性。在這類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觀和掃興的。他常打着哈哈在茶館里

自白道：

「老子這張嘴麼，就這樣！說是要說的。吃也是要吃的：說夠了回去兩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現在，他一面踏上其香居的階沿，拖了把圓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乾笑着嘆道：

「噫，對！看陽溝里還把船翻了麼！」

他所參加的桌子已經有管三個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當過視學的俞視學；前徵收司的管賬，現在靠着利金生活的汪二；紙店老板黃光銳。

他們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茶來，錢我給了。」

「坐上來好吧，」視學客氣道，「這裏要舒服些。」

「我要那麼舒服的做甚麼哇，」出乎意外，吵吵紅着臉叫囂道；「你知道麼，我坐了上席打昏頭的……沒有那個資格！」

29 本分人的視學禁不住紅起臉來。但他立刻覺得么吵吵是針對着聯保主任說的，因為在說的時候，他看見他滿含惡意的瞥了坐在後面首席上的方治國一眼。

除却主任，那裏還坐的有張三監爺。他們都說他是方治國的軍師，但實際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館，在緊要關頭，盡點忠告。但這又並不特別，他原是對甚麼事也關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裏是經常餓着飯的。

司監爺對坐着的是黃毛牛麻，正在吞服着「一種秘製的戒煙丸藥」。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雖然並無過人之才，惟一的特點是毫無顧忌：「現在的事你管那麼多做甚麼哇，」他常常說，「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應付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驚小怪的事變，只有一種態度：裝做不懂。因此，他小聲向主任說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發神筋！」

「這回子把蜂窩戳破了，」主任發出苦笑說。

「我看要趕緊『縫』啊，」監爺拿着暗淡無光的黃銅水煙袋，沉吟道；「另外找一個人『抵』怎樣？」

「已經來不急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麻道，「他是個火炮性子。」

這時，么吵吵已經拍着桌子，放開嗓子叫了。但他的戰術還停留在第一階段上，即

並不指出被攻擊的人的姓名，只是隱射着，似乎像一通沒頭沒腦的漫罵。

「稿到我名下來了，」他佯裝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甚麼雞巴人出來的：人雞巴？狗雞巴？你們見過狗雞巴麼？嗨，那才有興趣！」

於是他又比又說的形容起來了。雖然已經蓄了十年上下的鬍子，但他是以粗魯話出名的。許多閒着無事的人，有時甚至故意挑弄他說下流話。他所謂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說的，因為主任的外祖當過衙役，而這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諱。

因為他形容得太難堪了，那視事插嘴道：「少造點口孽，有道理講得清的。」

「我有甚麼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當甚麼雞巴主任了，兩眼黑，見錢就拿！」

「嚇，那表叔！」

氣得臉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來了。

「嚇，那表叔，」他說，「你說話要負責啊！」

「甚麼叫做負責哇！我就不懂！」甚麼人是你表叔，你認錯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對，對，對，我吃你，」主任解嘲的說，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嗎？」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親自對我老大說的！你的報告真做得好呢。我倒要看你今天是長的幾個卵子！……」

他愈說，就愈覺得這並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來的瞎吵瞎鬧一樣，他感到憤激了。他相信，要是一年或者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樣着急的，事情好辦得很，只需給他大哥一個通知，他的老二就會自自由由走回來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過四次。但現在是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規矩辦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經抓進城了。

照經驗，事情一露了頭，弄到縣長面前去了，就難辦的。他已經派了老大進城，但帶回來的口信是：因為新縣長的脾味還不濟楚，而且一接印就宣佈他是要整頓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險惡。額外那相信人又說，壯丁就要送進省了。

凡是那大老爺們都感覺棘手的事，人還能有甚麼辦法呢？這也是說，他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雙子吧，」么吵吵簡直在咆哮了，「去年蔣家寡母子的兒子五百，你放了；陳二靴子兩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頭兒肖大個子還厲害，錢也拿了，腦壳也保住了，——老子也有錢！你要張一張嘴呀？……」

「說話要負責啊！那幺老爺！」

主任咕嚕着，而且現出假裝的笑容。

這是一個胡塗而胆怯的人。胆怯是因為富有，而且在這個邊野地方，從來沒有摸過槍炮的原故。這裏是每一個人都能來兩手的。他一直規規矩矩地吃着祖宗的田產，在好幾年以前，因為預征太多。許多人怕當公事，於是在一種策動下，他當團總了。

他明白這是陰謀。但一向忍氣吞聲的日子引誘他接受了這個挑戰。他起初老是掙錢，但後來他發覺甜頭了：團部，黑銀子等，並且走進茶館的時候，招呼茶錢的聲音也來得更響亮，更樂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門上已經有了一道縣長頒贈的匾額：

「盡瘁桑梓」

但不管怎樣，如他自己所感覺的一般，在迴龍鎮，還是有人壓住他的。他看得清楚，所以他現在很後悔做了胡塗事情。他老是強笑着，滿不在意的地說道：

「你發氣做甚麼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麼？」對方反問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該稿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問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來了，他笑問這：

「你說一句就是了：兵役科甚麼人告訴你的？」

「總有那個人呀！」

吵吵說，十分氣派地攤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還是我造謠呢。」

「不是，你要告訴我呀。」

看見吵吵鬆了勁，主任知道可以說理的機會到了，他就勢坐向視學側面去，嚼嚼發音地分辨起來，說他是一輩子都不會做出這樣胆大胡塗的事情來的。

但却並不向着吵吵，而是視學們。他說：

「你們想吧，」他平攤開手，側仰他那瘦瘦的鐵青的臉蛋，「你們想，我是吃飯長

大的呀！並且，我一定要他去做甚麼呢？難道×××會給我一個狀元當麼？沒講的話，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圓我總是糊的！」

「你才會糊！」吵吵嘆着氣抵了一句。

「那總是我吹牛啊！」主任無可奈何地說；「別的不講，就拿公債來說吧，別人寫

的多少，你寫的多少？」

他又挨近視學的耳朵呻喚道：

「連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說得如此祕密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又其一，是因為街上看熱鬧的人已經多了。公開宣佈出來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糾紛。大約視學相信了他的話，或者被他的誠意所感動了，衆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解勸道：

「么哥！我看這樣啊，」他斯斯文文地搥了搥喉嚨，「人不抓，已經抓去了，橫豎是爲了國家。……」

「這你才會說呢！」吵吵一撐起來了：「這樣會說，你怎麼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講。」

視學紅着臉說，故意勾腦袋吃茶去了。

「你講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繼續道：「真是沒有生過娃娃不曉得×痛！怎麼把你個好好先生遇到了啊：冬瓜做不做得罇子？做得。蒸跨了呢？那是要跨的，——你個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來了一片笑聲。但他自己並不笑，他把他那結實的身子移動了一下，抹抹鬍子，宣言道：

「開話少講！方大主任，說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對方漫應着，一面懶懶退還原地方去；「迴龍鎮只有這樣大一個地方哩。往那裏跑。要跑也跑不脫的。」

他的聲口和表情照例帶着一種嘲笑的意味，至於是嘲笑自己或者對方，那就要憑你猜了。他是經常憑藉了這點武器來掩護他自己的。而且經常弄得頑強的敵手哭笑不得。他們叫他做軟硬人。

當回到原位的時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煙丸，生氣道：

「我自還懶得答呢：你就讓他去！」

「不行不行，」監爺意味深長地說，「事情不同了。」

他一面這樣堅持自己的意見是有理由的。他確信鎮上已在進行一種大規模的控告；而且那大老爺是可以左右牠的；他可以使這成爲事實，也可以打消牠，所以連絡那家乃是一個必要的步驟。

何況誰知道新縣長是怎樣一付脾氣的人呢！

這時候，茶堂里的來客已增多了。連平時懶于出門的陳新老爺也走來了。新老爺是科舉時代最末一次的秀才，當了十年團總，十年哥老會的頭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說話還是同團總一樣有效。

這可見么吵吵已經佈置好一台講茶了。茶堂里響着一片呼喚聲，有單向堂倌叫拿茶來的，有站起來讓座位的；有的至於怒氣沖沖地吼道：

「不准亂收錢哇！噯！這個龜兒子聽到沒？……」

於是立刻跑去塞一張鈔票在堂倌手里。

在這種種熱情的騷動中間，爭執的雙方，已經變平靜了。主任知道自己會處理的，他在殷勤地爭取着客人，希望能于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則一直悶氣着；這是因為當着這許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覺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這就等於說他已經沒面子了。

這鎮上是流行着這樣一種風氣的，凡是按規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規矩之外的。比如陳新老爺，他並不是惜疼金錢的腳色，但就連打醮這種小事他也是沒有份的；不然便是惹起人們大驚小怪，以為新老爺失了面子，快倒臺了。

面子在這裏就如此的厲害，所以吵吵悶着臉，只是懶懶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爺問起他是否欠交口時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給人剪光了！」他一連引了一串乾燥無味的哈哈。

「你瞎說！」新老爺嚴肅地晃着腦袋，切斷他。「你瞎說！」

「當真哩，不然也不敢勞駕你老哥子動步了。」

爲了表示關切，新老爺嘆了口氣；並且問道：

「大哥有信來沒有呢？」

「他也沒辦法呀！」

吵吵叫喚了。但爲了免除人們的誤會，以爲他的大哥已經成了沒面子的腳色，遂又立刻加上一番解釋：

「你想想吧，新縣長的脾氣又沒有摸到，他怎麼辦呢？常言說，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不是鬧起要稿兵役的。誰曉得他曾發甚麼貓兒毛病呢！前天我又託蔣門神打聽去了。」

「這個人怕難說話，」一個新近從城里回來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樣子就曉得了，帶他媽付黑眼鏡子……」

但嚴肅沉默的空氣沒有使小商人說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應該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興是會得罪人的，因爲情形確

乎有些嚴重；但說是嚴重吧，也不對，這又將顯得那府上太無能了。所以彼此只好曖昧不明地搖頭嘆氣，喝起茶來。

看出主任有點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慮一種行動，牛膝包着丸藥，小聲道：

「不要管，這麼快縣長就叫他們喂家了麼？」

「去找找新老爺是對的。」監爺說。

這個臉面浮腫，常以足智多謀自負的沒落者的建議正投了主任的機，他是已經在考慮着這個必要的辦法的了。

使他遲疑的是他和新老爺的關係，與天新老爺同那的關係的比較。他覺得差得多。並且雖然在派款和收糧上面，並沒有對不住團總的地方，但在幾件小事情上，他是開罪過他的。

比如，有一回會布客想壓制他，指出老團總的招牌來，說道：

「好的，我們在新老爺那里去說！」

「你把時候記錯了！」他發火道，「前幾年的皇曆用不上了！——你想嚇倒我不

後來，事情雖然依然在團總的意志下和平解決，但他的話語也一定散播開去。團總給記下一筆賬了。可是他終於站身起來，向了新老爺走去。

這行動立刻使人們振作起來了，他們都期待着一個新的開端和發展。有幾人在大叫拿開水來，以圖緩和一下他們緊張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勢的，但他不當作攻勢看，以為他是要求新老爺轉圓的。但他却猜不準轉圓的方式。

而且，他又覺得，在他目前的處境上，任何調解他都是難於接受的。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錢的賠償彌補，那麼賸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則一個整飭兵役的縣長面前這件事他會操勝算麼！

他覺得苦惱，而且一切都不對勁。這個堅實樂觀的人第一次被煩擾所襲擊了。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語道：

「哼，亂振吧，老子大家亂振！」

「你又來了，」那視學說，「他總會拿話出來說呀。」

「這還有甚麼說的呢？你個老哥怎麼不想想啊：難道甚麼天王老子還有面子把人給我取脫手麼？」

「不是那麼講。取不出來也有取不出來的辦法的。」

「那我就請教你，」吵吵依舊忍耐着說，「甚麼辦法呢？說一句對不住了事？打死
了讓他賠命？……」

「也不是那樣講。……」

「那又是怎樣講？」他簡直大發起火了，「老實說吧！他就沒有辦法！我們只有到
場外前大河里去喝水。」

他憤怒地吼罵着，真像要拚掉他的命了。

這宣言引起一陣新的騷動。許多人都像預感到節目的精彩部分了。一個看客，他是
立在階沿下人堆裏的，他大聲回絕着朋友的催促：

「你走你的嘛！我還要玩一會！」

茶堂倌也在興高采烈叫道：

「讓開點，你個龜兒子，看把腦壳燙腫！」

在當街的最末一張桌子上，那里離么吵吵隔着四張桌子，一種平心靜氣的談判已近
結束。但效果顯然很少，因為長條子的團總，忽然板着臉站起來了。

他仰着把頸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說條烏啊！」

但他隨又坐了下去，手指很響地擊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望着主任，「我不會害你的！一個人眼光要遠大點，目前的舉動誰也料不到的。」

「我知道呀！你都會害我麼？」

「那你就該聽大家勸呀？」

「查出來要這樣呀，我的老先人？」

他苦滯地叫着，用手在後頸一比：他怕殺頭。

這確也可慮，因為嚴懲兵役舞弊的明令，已經來過三四次了。這就算不上數。我們這里隔上峯還遠，但縣長於我們的情形却全然不相同了：他簡直就在你的鼻子下面。並且既已捉去，要額外買人替換是更難了。

加之前一任縣長正為壯丁問題撤職的，而新縣長一上任便宣稱他要掃除兵役上的種種積弊。誰知道也如一般新縣長一樣，說過了事，或者他更認真幹一下？他的脾氣又是怎麼樣的呢？

此外，他還有不能冒這危險的理由。他已經四十歲了，但他還沒有取得父親的資格。他的兩個太太都不中用，雖然一般人把這責任歸在他的先天不是上面，好像就是再

話下去，他也將永遠無濟於事。

但不管如何，便從他那畏懼的性格着想，他也是決不冒險的了。所以停停，他又嘲地繼續道：

「我的老先人！這個險我是不敢冒的。你說認真是我密告他的我都想得過……」他佯笑着，而且裝得很安靜的神情。同么吵吵一樣，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諸般困難的；而他應該否認那密告的責任。但他沒料到，他是把新老爺激惱了。

那個人並不讓他說完便很生氣地，截住他道：

「你才會裝呢！可惜是大老爺親自聽兵役科說的！」

「方大主任，」吵吵也直接地插入了，「是人鷄巴稿出來的你就撐住吧！我告訴你：賴是賴是不脫的！」

「嘴巴不要傷人啊！」

主任認真起來了；但對方的嗓子也更提高了：

「是的，老子說了，是人X出來的你撐住！」

「好嘛，你多凶啊。」

「老子就是這樣！」

「對對對，你是老子！哈哈！……」

聯保主任乾笑着，一壁退回自己原先的座位上去。他覺得他在全市鎮的人家面前受了辱，他決心要回他的敵人鬥了。

他的同伴依舊担心着他。那牛驢說：

「你愈讓他就愈來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監生嘆着氣。

許多人都感到事情已經鬧僵了局，接着而來的一定是漫罵，是散場了。因為情形很明顯，爭吵的雙方都是不會動拳頭的，有的人是在準備回家吃午飯了。

但茶客們却誰也不能動身，這會很失體統，得罪人的。並且新老爺已經請了吵吵過去，在互相商量着，希望能有一個顧全體面的辦法，雖然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的生命不會恰恰的和體面相等。

然而由於一種不得已的苦衷，么吵吵終至讓步了；他帶決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說道：

「好好，就照你哥子說的做吧！」

「那麼方主任，」於是團總站起來宣佈了，「這一下就看你怎樣：一切用費么老爺出，人由你找，事情由你進城辦；辦不通還有他們大老爺，——」

「就請林大老爺不更方便些麼！」主任插入說。

「是呀！也請他們大老爺，不過你負責就是了。」

「我負不了這個責。」

「甚麼呀？」

「你想，我怎麼能負責呢？」

「好！」

新老爺簡緊地說，悶着臉坐下去了。他顯然是被對方弄得不快意了；但沉默一會，他隨耐着性子問道：

「你是怕用的錢會推在你身上麼？」

「笑話！我怕甚麼，又不是我的事。」

「那是甚麼人的事呢？」

「我曉得的呀！」

主任說這些話的時候一直帶着一種做作的安閒態度，而且嘲弄似的笑着，好像他甚麼都不懂，因此甚麼也不覺可怕；但他沒有料到吵吵衝過來了。而且那個氣得鬍子發抖的漢子一把扭牢了他。

他攔住他的領口朝街面上拖，嗚叫道：

「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我曉得你是個軟硬人！」

「有話好好的說啊！」人們勸解着；「都是熟人熟事的！」

但一面勸解，一面偷溜開的人也就不少。堂倌已經在忙着收茶碗了。監爺在四處向人求援。

「這太不成了，」他搖着頭說，「大家把他們分開吧！」

「我管不了！」視學微笑着說，「看血噴在我身上。」

牛臙在包裹着戒煙丸藥，一面咕咕道：

「這樣就好！那個沒有生得有手麼！好得很！」

但當他收拾停當的時候，他的朋友已經吃了虧了。他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經青腫。

他已被團總解救出來；他一手摸着眼睛。嗚叫道：

「你姓邢的是對的：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吵吵則在睡着牙血，喘氣着，「你嘴硬吧！」

黃牛建議主任應該即到醫生那里去，但他被拒絕了，反而要他趕快去租滑竿。他覺得還是保持原樣的好，因為他就要進城向縣署控告去了。

他的眷屬！尤其是他的母親。那個以慳吝出名的小老太婆，一看過主任的成績便連連叫道：

「咦，與這樣打麼！這樣眼睛不認人麼！」

那末太太也在丈夫耳朵邊咕咕囁囁着：

「眼睛都腫來像毛桃子了！」

「不要管」吵吵吐着牙血，一面說，「打死了還有我報命！」

別的來看熱鬧的婦女也不少，整個市鎮幾乎全給翻了轉來，吵架和打架本身就值得看，一對有面子的人的動手動腳，自然也就更可觀了！

但正當這人心沸騰的時候，一個左腿微跛，滿臉鬍鬚的矮漢子忽然擠將進來。這正是蔣米販子，因為人呆滑尷尬，他又叫蔣門神。前天進城吵吵就託過他捎信的。所以他此刻為大家所注意了。首先拖住他的是么太太。

這是個頂着假髮肥胖婦人，愛做作，愛談話，渾名九娘子。她担心地，顫聲顫氣問道：

「怎麼樣了？……你坐下來說吧！」

「怎麼樣，」跛子冷淡地說，「人已經出來了。」

「當真的呀！」許多人吃驚了。

「那邊是假話麼，我走的時候還在十字口牌桌子上呢。昨天夜里點名，報數報錯了，隊長說他不夠資格打國仗就開格了；打了一百軍棍。」

「一百軍棍？」又是許多聲音。

「不是面子大，你就挨一百也出來不了呢。起初都講新縣長厲害，其實很好說話。」

前天大老爺請客，一個人早就到了：帶他媽付黑眼鏡子……」

正說着；他忽然注意到了么吵吵和聯保主任。縱然是一個那麼遲鈍的人，他們的形狀，也不免略略叫他吃驚起來了。

「你們是怎樣稿的？」他問着，「你牙齒痛嗎？你的眼睛怎麼腫了？……」

公道

那個小個子半老女人，已經不復能忍耐了。一早她便不時望望那些訴苦不休的請求者，希望他們趕快完結，好讓鄉長去主持一樁更加重大的公道。現在，她簡直是在向他們怒目而視了。

她叫收荒的朱老婆子，以收荒貨爲業，每逢場期便在場口擺開她的攤子，幾件補釘過的衣服，一襲只有襠是新布的褲子，以及破爛的碗盞等等。然而這一天，爲了要解決她那女兒的問題，她只好破例給了自己休假。她的女婿是上前年出征，三月前得到消息，他已經在宜昌犧牲掉了。

女婿陣亡的消息證實以後，這孀婦已經同她那獨身的親家講過兩回理了，現在兩造邀集好的證人已經在中街上等了很久，這是因爲趕場天要求主張公道的人太多的原故。因爲那種不耐煩的逐漸擴大，她就忍不住咕咕咕咕起來。

但是沒有人理睬她。只有本街上幾個看熱鬧的人明白老娘子是在生氣而已。而當鄰

長快要宣佈一場公正的結論的時候，一個瘦的尷尬的警士，高戴着軍帽，急走着趕過來了。

這是朱六娘的兒子。原在本街上賣瓜子紙煙，三個月前才在城里補上警察的缺。他在態度上帶着那種榮歸故里的人的矜持神氣。

「你這半天在做甚麼啊？」他望着母親責問。

「做甚麼？」收荒的睜圓眼睛叫了：「嚇！……」

然而警兵不再理她，他很懂事的走向鄉長。行了一個不很合格的軍禮。他請求他立刻動步；這時候鄉長已經把公道主持好了。

「你也讓我鬆口氣呢，」鄉長見怪着：「我連早飯都沒有吃啦！」

「你老人家不曉得」，收荒的陪着小心，「他在城里還有公事。……」

鄉長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這是一個大塊頭村夫，腫眼子，肥鼻頭。他的出身模糊，但總不外是憑槍炮打出世界來的。他沒有料到他的調笑把警兵弄發火了；雖然三月以前他還被人叫作長娃子的，而他現在已經變來愛發脾氣。

他噤了唧嘴，借題發揮的瞪着母親囑道：

「你少開點腔哇！天底下的衙門多着在呢！……」

他生氣着，車身走出茶館去了。

但大塊頭並未注意及他：警士才一張口，他便被一個抱着簽花煙袋的人拖往一邊密談去了。轉來的時候他也並不動身。他叫人端了一大鉢肥腸粉來。於是拏呢帽往腦後一掀，提提袖管，十分熱心的吃將起來。

他是很能吃的，而且總是不擇好惡的塞一肚子完畢。他渾名龍哥。當了七八年公事，直到主任變成鄉長他才卸職。然而那個繼他上台的智識份子因為一籌莫展，而且場上隨常發生岔子，於是士紳們重新請他出山。他上任已經幾個月了。

在他吃吃喝喝當中，收荒的特別走過去向他張羅。但他只顧滿頭大汗的吃着：直到連湯湯水水都喝完了，他才感覺過飽的嘆一口氣，一面拏袖向額頭嘴巴胡亂揩了一通。隨後，他打趣似的盯住老娘子笑了起來，問地道：

「說實在話，你是不是想把你的女子拏去嫁啊？」

「啊唷，這是甚麼人又在嚼牙巴呀！……」

她不平的否認着；雖然實際上她確有着這種打算，而且已經有對象了。只是害怕那親家一口吞了恤金，女兒又很固執，她還守着祕密。這種事鄉長也很清楚，而且想成全她。因為那未來的丈夫是他的斗伴，此外便是那恤金的事了。

「我自己守了十多年節，」老婆子接着說，「現在我倒要逼自己的女兒來改姓了！這不要說對死鬼子不住，就是對活人吧，……」

「那我們就走罷，」鄉長切斷她：「好在我也不想當媒！」

於是他們一同走出茶館。

市街一面靠山，一面臨河，是非常狹礙的。全個市面都給頭纏黑布套頭的山民們塞滿了。一不小心便會被夾背扁担撞着鼻子。背上是隨時有人抵擋住的，要沒氣力你就休想通過。

然而，大塊頭却如入無人之境似的穿過去了。因為，一看見他走來，那些亂撞亂擠的人羣便都立刻閃開，而且還吵嚷着替他清道。朱老婆子有時也佔了這便宜，有時因為鄉長一過空隙立刻又被填滿。她只好乾着急了。好在身體很小，她也終於擠到了目的地點。

這茶館是兼做酸棧的，叫廣游居。同樣塞滿了各種長短肥瘦的人。鄉長一上階沿，所有一切正在高談闊論的嘴巴，便都立刻換成一個調門，一致叫起茶錢來了。收荒的邁步搶先走向正中的兩張桌子前去。那是雙方參加講理的人聚集的地方，碗里的茶已經變成白開水了。

陣亡士兵張榮福的妻子靠了警士坐着，神氣顯得消沉。她約有一千四五，身體強健，頭上纏着孝布。她是那種青水臉人，眉毛細長，心地是窄小的，她既不滿意母親的措置，對於公公也並無好感。然而，習慣的力量却又只教會她以服衆。

她朦朦朧朧的覺得他們的爭執無非爲了他們自己。她左手支頤，順下眼睛坐着，誰也不加理睬。當收荒的忙匆匆的嚷着進來的時候，她也不過極隨便地望她一眼，就又勾下頭了。

她的兄弟則憤憤的站了起來，自言自語的叫道：

「這真像是在迎王接駕呢！……」

於是把椅子一推，走出茶館去了。

他是上街重新邀那些走散的人的。因爲等得太久，他們推說有事走了。其中主要的是豬牙子張傲，沒有他來，理信是無論如何講不成的。其餘的人倒都可有可無，來不來了無關係。

但老婆子却也相當着急。她怕時間一久，鄉長也許生氣起來，把她的公理丟下走了。她忙着轉回身去謝罪：其時鄉長已經在階沿邊的條桌上坐下來，正在同着幾個保長談着軍毅的事。他是以冒失和忘性大出名的。所以他不免自覺慌唐的笑了。

「啊，老實話呢！」他驚叫着：「你們的人稿齊沒有呀？」

「背時的豬牙子又走了！……」

「要得要得，人來齊了你招呼一聲好了。」

於是他撇開那老婆子，望了保長們囑道：

「他後來又怎樣呢？難道他是老虎屁股——摩不得麼？……」

這所謂他是指前一任鄉長說的。他拒絕繳納軍糧，說是攤派太不公了。

大塊頭靜靜的傾聽着他們一面喘氣不及似的響着鼻子；那是一只恰和他的身軀相稱的肥大的鼻子，毫毛很長；而在無事的時候他愛捻着牠們消遣，沉入忘我的境地當中。

當他正在衙門的命令用了幾個粗魯字眼宣佈出來的時候，豬牙子喝着警士，以及列的兩個論客齊擠上階沿來了。和一般豬牙子一樣，張傲是頑固的和喜歡叫罵的；時常抓住兩旁當事人的手臂強使他們成交，多少有點專橫的神氣。

對於媳婦他是堅決不放手的。他的殺豬匠大兒子早已和他分開住了，老婆又在兩三年前拋棄了他，他不能不需要一種毫無代價的勞役。他有風濕病的，他的頭上蓄着一節毛辮。

因為那種長期的吵鬧，他的嗓子是破啞的，但是聲氣却是很不小的。一進茶館，他

便破起喉嚨喊道：

「茶錢茶錢！……把大家歹等了哇！……」

「怎麼樣，」一個吃閑茶的老者問道，「聽說行市疲啦？」

「架子豬還不錯，」他回答着，一面在那親家的對角坐了下來，「奶豚子就沒人敢伸手了！不過行市快也沒有我的事的；你才上勁，禍事又臨門了——橫豎又有人給你作對！……」

他後一句話是暗指他的親家說的，便從他的神氣上也能猜出大半。因此朱大娘回嘴道：

「甚麼人在和你作對哇？有話明言，不要偷着咬人！……」

「這個話真說得好——可惜把你自己也比成狗了！」

「比成狗就比成狗，」因為大家都笑起來，老婆子更感覺不光采了，「還是我請你來開這門親的呢。好不羞死人啊！今天找這個來做媒，明天找那個來，把門限都跨平了！……」

自從講理以後，這兩親家一見面總要鬧一場的。因此，既然，是開了頭，收荒的於是忘乎其形，數說起開親的歷史來了。這是冗長而瑣碎的，其間固然有着不少事實，但

也不少捏造，與乎誇張誤會。而豬牙子則隨時看準這些不實之處加以襲擊，只有那媳婦對此絲毫不感興會，甚至因害臊而紅臉了。

她起初身子一車，把臉迴避開收荒的，隨後又望她恨恨的瞪着眼睛終於懇求似的嘆道：

「媽，你老人家少翻一點陳賬好麼？」

「嚇，不是他說起頭我就開口了嗎？」

「那麼你又扯下去嘛！」

「女兒嘆了口氣，扭着身子翹起嘴把頭埋下去了。」

不僅這些莫明其妙的糾纏使她厭倦，便是理信她也不高興講的，丈夫的犧牲已經使她變的更脆弱了。她倒只有隔絕開這人世，在孤獨中去咀嚼她的悲苦。她覺得同任何一方面同居對她都是沒好處的，他們只在爲着自己打算而已。

然而，老婆子終於停止了她的嘮叨，因爲鄉長終於瞞着眼睛走過來了。那警士曾經同他爭過幾句，所以生氣把身體望着一隻圈椅里一塞，一面含諷帶諷地說道：

「你們幾盤淺碗都端出來哇，不然又說我不管閒事了！……」

「要得——一個人附合道，「講完我們還要趕場的呢。」

然而，一到正式說話大家照例拘謹起來，誰也不願張口。

「唉，」鄉長於是又囁叫了，「不要客氣呀！就像吃油大樣，……」

「媽，你老人家快說啦！」

警士催促着他的母親。但老娘子推委道：

「你催我做甚麼哇？他道理長讓他先說了來！」

「怎麼我先說喲，」豬牙子調笑的叫了，「幾次都是你鬧起的啦！」

「是我鬧起的嗎？」收荒的生氣了，她抬抬屁股，身子朝前一聳，隨又一下坐了下去，「不是你左不準我接人，右不準我接人，我倒一天沒事幹了呢！才要兩天娘屋就屁滾尿流的來睇，像抽氣樣。婢回去吃望天飯——真羞死人啊！……」

「我們是吃不起飯啦，」豬牙子回嘴着，「可惜還沒有向你伸過手呢！……真是豈有！開口我窮，閉口我窮，大家都是帶了眼睛的，看看是不是把她的人給餓瘦了啦……」

「你總是一天都在拏珍饈美味給她吃啦！」

「珍饈美味沒有，飯總是給她吃勻稱了的！唉，就是去年冬天耍了兩個月娘屋，我也還給你量過一斗米呢？沒白吃吧！……」

「那是優待穀啦，你倒來細面子來了！」

「管牠甚麼，我們請鄉長說好了！……」

「朱大娘啦。」大塊頭證明道，「這個你又亂說了呢！你證書唸時候才要到的哇？等把手續辦好，你人又死了。老實講，給你發了三個月鈔，已經算是大面子了！」

「那就怪了。」警士搖搖頭說，「他一共打了一年半的仗啦！……」

「他就打了十年仗又怎樣呢！」鄉長氣憤地切斷了他。

大塊頭是連頸子也漲紅了，因為那份優待一早便在支付，而且現在還在領的：只是已經落進他的腰包，所以他氣惱了。

「他就打了十年仗又怎樣呢，」他叫着，「難道該我私人抓荷包嗎？虧了你自己也是吃公事飯的；你當是原先麼，現在來不到了！麻麻眨眨的就靠不住，凡事都要講個手續……」

警士沒有回得上嘴，因為就經驗說現在的公事確乎異常認真。但為維持一個警士的面子，他也終於哼道：

「不相信你去問嘛，……」

「我去問！」鄉長嘲弄的笑了；「這想也想得到呀：人在便優待，死了就只有恤金領了。像你那樣講。政府還不敢打仗了呢！」

「這個話是對的，」有人打着合聲，「世界上那有騎雙頭馬的事啊！……」別的人也認爲鄉長的話沒有懷疑的餘地；而且這是習俗上所不許的。何況他們現在只想趕快結束這場評議，好去料理自己的正事。於是關於恤金的插話，也就無人再提談了。

然而，和從前一樣，一到正式談話的時候雙方當事人同樣感到拘謹，覺得沒話說。你推說我先講，我推說你先講，而終於爲了一句無心的怨言互相爭吵起來。但又幸虧有着這點爭吵，彼此畢竟把話扯到正經問題上來了。老婆子申言她的女兒在婆家實在過不下去，豬牙子則逐一認真的反駁着她。

他摧毀着那親家母所有列舉出來的事實，又打賭道：

「口說不爲憑，我們問隣右好了。說了假話拿大糞灌他！……」

「那總是我該灌大糞囉！可是爲了一點小事也×娘搗×的罵呢。爲了點甚麼呢？早飯宴了一點！這就把天戳破了！……」

「我只問你一句，」豬牙子站起來了，「是甚麼人說的！」老婆子沒有說得出來。於是他的親家嘲弄的笑了。

「怕是城隍廟的鬼給你說的呢！」他嚷叫着，重又坐了下去。「她又不是三歲兩歲

的人了，大家叫她說句良心話啦！……」

這所謂她是那媳婦，然而她却一聲不響，但這不是因為老婆子說了謊，她的過錯只在過於誇張。她的不響的原因還在別一方面。她早已對這類毫無休止的爭吵不耐煩了。

他們應該知道她是什麼都不在乎的。她現在只求個清靜，不要像展覽似的把她擺在茶館裏讓眾人鑒賞。不比從前，她現在是寡婦了。她現在只需靜悄悄的來打發她的歲月。

然而，因為她的悶聲不響，收荒的生氣了，她忍不住直截了當的叫道：

「總之，不管你說上天，我是要把她接回去的！」

「要得呀，」豬牙子拖長了聲音回答，「只要天地間有這個道理！」

「怎麼沒有這個道理哇？那個死鬼子在我不說了；年紀輕輕的，你屋里仍有多餘的人我也不說了。這個道理隨便你擺在那里講也講得通的！……」

「這下就說到題目上來了啊，」有人激賞道；「豬牙子，看你怎麼說啦！」

「我麼，還不是上兩回說過的，要回去就不行！大家都是養兒養女的，像這樣還沒人敢接媳婦了呢！淘了好多的神，……」

「我只問你一句，」老婆子切住他，「她男人在我該沒有要過人啦？」

「還不是一樣麼？她豈總是我張家的人啦！」

「這樣好麼，」鄉長忽然提高嗓子說了，「依道理自然朱大娘說不去。不過現在男的既然死了。又沒兒沒女。你兩翁媳住在一起也不方便。豬牙子呢，糧這樣貴，你就讓她接回去好了。」

「鄉長你老人家睡在鼓里在啊！……」

那親家意味深長的吟笑着說：陸又諷刺的問道：

「好，接回去，」他緊盯着收荒的，「恤金又該甚麼人領呢？」

「這還要問嗎？那個是他婆娘那個就領！難道死了一場男人連拿這幾個錢都不該嗎？左右不要接人，才是這樣的呀！」

她隨即發出一片奚落的笑聲。豬牙子認真的見了怪了。

他是沒有料到她的回答會如此直率，如此潑辣的，於是擺了一下，接着他就喇喇來了；但這反而使他更加感到困窘。

他幾乎氣得連話也說不清了，他老是直着嗓子嚷叫：

「你是不是認爲一老子抵不住一個婆娘呢？你是不是……」

「她無論如何總是他的婆娘啦！」

「那麼他總是老婆養大的囉！」豬牙子更氣了，「那麼他從小總是老婆把他養大的

「……」

因為吵得太厲害了，大家都開始阻攔起來。

「你們是來吵架的麼？」鄉長也開口了：「那叫喚名堂啦！……」

隨後他又用力拍着桌子，兩方面的氣焰這才減低下去；於是他提出一個相當公正的辦法，將來……來的時候可以兩股均分。「不過這還要辦好多手續啊，」他又微笑着加上一句。

這主張收荒的雖然表示反對，但却並不堅決；成問題的倒在豬牙子一方面他僅僅表示他的目的並不在乎恤金。

「我的老先人，」他蹙着臉說，「你們還不明白我的意思麼？」

「鬼才明白你的意思，」朱大娘咕咕着。

「看我說出來你吃不完！」

「吃不完拿衣包兜起走！……」

「你認真要我說哇？」

「我又沒有把你的嘴粘上封條啦！」

「封條倒沒有粘，可是已經把手紀都交了……」

收荒的瞠目結舌的吃了一驚。

「你怕我不懂吧，」那親家緊接着說，已經恢復了自信；「要回去嫁人啦！……好得很，」他嘲笑着，「連賠嫁錢也用不着再張羅了……」

收荒的還沒有克制住她的失措，但那最受刺激的却是她的女兒。並未考慮是否合適，她突的站起來嚷叫了：

「我一點也不曉得呀——那個接的聘他自己去嫁！……」

她原想清清楚楚表示一下她久有考慮過的意見的，婚約不改姓慙不慙，依舊誰她只求大家讓她安靜。但是她的直睽立刻引來一陣哄笑，而她所能做的也便只有那哭泣了。

這一來那收荒的也就更加狠狠。她但自怨自艾的嘆道：

「我怕今早晨起來早了呢，這些囉舌頭的！……」

「你究竟有沒有這個事呀？」一個人不大耐煩的問。

「我的天公公，這想也想得到啦！我守了幾十年節，……」

「這就是了，」鄉長獨斷的說；「既然她不是要回去嫁人，豬牙子，你就擋不住她了。總之，就這樣吧，你把人交給她，恤金呢，只要將來不成問題，到手的時候你們再分好了！……」

「對，對，對，這種事你們也鬧夠久了，」許多打着合聲。

「不！」但是張傲悶聲的賭氣的說，「不，……」

「大家看吧，每回都是他一個人打做卦哇！……」

朱夫娘切斷他，這時她的張惶已經變成了欣幸。

「我是鄉長怎麼說怎麼了的。」她又趕快申傷的加上一句。

「管他甚麼人說的我總之不了！」豬牙子氣急了，「你就是把×委員×抬起來都是這樣……」

他沒有說下去，因為他忽然覺得他的話太得罪人；但要希望鄉長不加責怪却已不可能了，大塊頭已經感覺他的威信受了損害，而那個靠豬吃飯的實在可惡之至。所以並不等那個狡滑女人的再事中傷，他便已認真的發了火了。

他一下站了起來。於是沉默一會，鼻孔里很響的噴一口氣。

「這個老傢伙啊！」他不平的叫了，「你只問你，這樣你不許她接人回去，那樣你不許她接人回去，——你要留着自己用嗎？……」

他的坦白粗魯的言辭使得幾個規矩人皺了皺眉頭：少數人覺得開心，但不敢笑出來；而在當事人一方面，在那頑固的豬牙子身上，却立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瞪

着眼睛，而且彷彿鄉長就要咬他似的牽了一下上身；他幾乎被嚇呆了。

他，一個正派人，一個在豬市上擾攘了幾十年出名的經紀，而到了他的暮年才來担負一種極不名譽的罪名！憑氣性他是會同他打一架的，那個冤屈他的恰恰又是鄉長。

「怎麼這樣說啊！」

但他終於忍耐着嘶叫了：

「你把人斷給她都行，這樣說不對勁呢……」

「你拿刀把嘴皮給我割了嘛！……」

大塊頭切斷他，他的怒氣還未完全平息。他用腳踵把那矮矮的椅望後一推，退着離開了茶桌，但他隨又停下來了。

「朱大娘！你不要管他的，你把你的人領去再講……」

「這回事太把鄉長費了心了，」老婆高高興興的回答。

「沒有那麼便當的事」，豬牙子憤憤的站起來了，他還想掙扎脫他的惡運；「有那麼便當的事又好了囉！……」

「鄉長看哇，他還在打傲卦呢！」

「你不要張他的！」

大塊頭已經在朝着茶館外面走了，那牙行情急的緊跟向他去：但才走了兩步他又站立下來，似乎已經絕了望了。

「唉，鄉長，你也聽我說兩句麼！」他哀告着。

「你到城里，去喊我的冤嘛……」

鄉長頭也不回的說；但他隨又車轉身來，響了一下鼻息。

「老實講，」他十分威嚴的瞷着眼睛掃了茶堂一轉，彷彿他在宣佈一件重大事體一樣。「老實講，」他大聲的說，「連這一點公道都會主張錯了，我也不必當這個鄉長了

……你把甚麼人抬出來就把我嚇倒了嗎？可惜你沒有喂家！你今天信不信呢？」

「他是說失口了，」許多人胆怯的緩和着他。

「我們打個賭好吧，」鄉長接着說，「你強句嘴我就把你關起……」

「不要跟他一樣吧，」勸解更加熱烈起來；「他敢強咬嘴啊！」

那豬牙子確實始終沒有強嘴，於是沉默一會，鄉長這才傲慢而笨拙的回轉身去，以一種意想不到的紳士姿調重新上路。而在衆人眼中，他的塊頭似乎更龐大了……

三斗小麥

當從糧食市場走向學校的時候，小學教員劉進之，一路的想着：在心里打着算盤，而他終於從那種幾日來包圍住他的困感里衝出來了。

這也就是說，他已經找到一種託辭，可以向他大姐提出賣他的囤積的請求；因為小麥的價格已經漲過原價一倍多了。一般輿論雖然都在斷言還要漲價，現在離小春收穫時期還遠，但他却有着不能希望一樁更大的利益的苦衷。

由於一場偶爾的湊興，他在前幾天輸光了。而且帶了相當數目的賭賬。正如一般初入社會的青年人一樣，他是極愛表面的，因此，當他一認清自己絕對不能翻身的時候，除開抱怨自己的運氣以及輕率而外，那第一個在他腦筋里生了根的念頭，便是出賣他的小麥。然而這却不是容易的事。雖然他的本錢來自自己的薪水。最感困難的是他大姐那靈關口，但不通過牠又不行的。簡直沒有別條路可走。這不僅因為他的貨色是在他的家裏之中，而且她是他實際上的保護人的原故。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他的雙親便去世

了。

可是他終於找到了託辭。想到這裏，他不免認真高興起來，尤其當他聯想到幾天來的遲疑，畏縮，種種失敗的試探，以及那種毫不自覺的迴避着他的債主的時候，他竟是如此高興，有點失神了，以致絲毫沒有介意那些擦肩而過，迎面闖來的背兜，籬筐等等。

他是一個瘦小身材的人，感情脆弱，性情極不穩定。所以當他回到學校，一眼看見那個豐潤、蒼白，更略略帶點病態的保護人的時候，那遲疑又鑽進來了。但她解救了他。她是正從講堂上下來的，打算進準備室去。她首先向他問道：「你去趕場來哇？」

「到糧市上去來的，」他的面孔開朗起來；「喂，小麥漲到七十幾了！」

「菜籽哩？……」

其他兩個女教員立刻包圍過來，大驚小怪似的連連發問。

「小麥真的漲到七十幾了呀？」

「不相信你自己去問嘛！」那青年人半高興半生氣的嚷着，隨即便討好似的轉向他的大姐：「噯，我真想就賣了呢！恐怕再漲也不見了；買的人很少！」他撒了點謊。

「不要慌，」她說，「讓我去看看來；只有一節課了。」

「就去吧！縣，我給你代。看散市了！」

但她也並沒有就走。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女人，外表帶着那種教會中人常有的和善。他害着失眠症，所以臉色蒼白，浮腫。她的丈夫在縣政府當科長，不久才到省城受訓去了。

她早就當過教師，直到結婚以後才和紛筆絕緣。由於朋友的牽扯，由於那種多年家庭生活訓練出來的實際觀念，她在本期才又重理舊業。物價高漲不已，多得一分收入也不是壞事。何況多同當地人士接觸，在她主要的經濟活動上也很必要；她是早已在囤積着糧食了。

那其他兩個是她的同道者。一個是年近四十的老處女，年輕的是校長太太。她們幾乎寸步不離的：無論是牌桌上，糧市上，以及種種能夠表現後方戰時生活的任何場所，她們都在一道。她們看見她立刻要去，便不免心慌了。尤其是那老處女，她正有課，又難找到替手。

她是近視眼。雖然厚厚的塗着粉，對於面孔上的細密的豆癍依然還是一個毫無辦法。她要她的伙伴等她，但經過一番吱吱喳喳的交涉，她終於被那兩個急性人所拒絕了。

「我們三三等你吧，看散市了！」她們說。

「呵呵……於是她結結巴巴的抱怨起來，「呵呵，看把運氣趕落了！……」

一個白面黃鬚的中年人，應着上課鈴從準備室走了出來。

這人口齒鋒利，性情涓介，她是全體同事欽敬的寶具，同時也是他們的冤家，他們都頭痛他那張嘴，而僥倖能逃脫的人又幾乎沒有。他帶點滑稽神情的悄悄

「注意點呵，」他小聲警告的說，「我是經濟檢查隊的哨！……」

三位老老少少的女眷部一齊不好意思的哄笑出來。

「你就是也不要緊呀！」她們搭訕着，「人家還幾百石的囤呢！」

「那些是有錢有勢的人罷！」他大聲的說，凜凜然的板起了面孔，「你們是甚麼？」

一個小學教員！你們替國家盡過好多力嗎？替抗戰又盡過好多力嗎？……哼！哼！說呀！

……

她們一時被他弄得狼狽起來。而他自己，從鼻子里很響的冷笑一聲，却就滑滑酒酒走向課室去了。但近視眼終於得到解說，因為劉述之畢竟被校長找了出來代課，免得多延時間。

他是深恐把他的好機會錯脫掉的，直到她們上了路了，他才丟心落意的走近課室里去。他是音樂科的專科教員，那姐姐担任的却是高年級的國文算術。和一切有着好喉嚨好嗓子的青年人一樣，對於別的科目他們永無與會。所以上了講台，他又臨時改變了計

劃。

他當衆宣稱，他不是代課，是來提前教唱歌的。這是他的得意科目，三年前打算到魯藝加工，但還未首途，便被姐姐阻攔住了。但他這天變來毫無興致，他只讓他們復習着幾個舊調，而且，當他那雙瞳來矇去，不大安靜的眼睛捉住他那保護人的時候，他的心簡直飛出講室去了。

不久他就自己走了出去，彷彿再等一分鐘一切好事都會變卦一樣。但他才一跨出教室，下課鈴便響了，於是他又趕緊車轉去，走上講台，把教本抓過來，留下一個不三不四的鞠躬就走。

那三個女眷已經走進準備室去，她們正在興奮着，爭論着彷彿聽到了前線的捷報。

「你個靈鬼子，甚麼人要叫你圍菜籽呀！……」

「你們還要說哩！」那個錯看了行市的老處女嘖叨着：「總該我背時就是了！自己陰到買，連信也不給我放一個，生怕別人就搶貴了！好生記住吧。唉！……」

好像從地下鑽出了一的一樣，那青年一下就跳進來了，他睜大眼睛盯住他的姐姐。

「已經在賣了哇？」他笑着問她。

「賣？！多少人還在搶着買呢！……」

「好，一個人的心不要太起大了，我倒是要賣的。」他說。

在起初這不過是一種試探。但說完之後，他的心里忽然恬淡起來，而那種輕年人的直爽天真又立刻承認了他，所以他便也認真珍貴起他的意見來了。以爲再等下去實在不大正當。……

像第一次玩弄手足的人樣，他甚至多少感到內愧。但她鄙屑的切住他道：

「把你三斗小麥，——心不要太起大了！」……

這不會料到的一著使他沒有回得上嘴，他紅臉了。但彷彿說了一句不關緊要的話語似的。她隨即丟開了他，依舊捲進她們的喧嘩里去；不久就又是一道出去吃羅回回的，又辣又燙的牛肉豆花去了。

帶着粉香，狐臭，以及種種女人們特有的氣味一道，他被遺留下來。但他還沒有回過神。他蹲在不安里面，嘴唇上時斷續的掠過一絲苦笑。由於習慣，由於那種長期依賴人的生活所養成的怯懦，他是無能力反抗她的，但他又無法壓制他的反抗的慾望。同時，前幾分鐘那種飄然而來的羞慚也在逐漸擴大起來。

他，一個青年，一個裝了一肚子救亡歌曲的新時代的歌手，而他走着灰色路綫——而且僅僅囤了三斗小麥！若是十石百石，至少這也該是一樁豪舉，雖然同樣不正，而這

數量的渺小就使他更羞慚了。

幾個放完午學的同事進準備室來。其中一個便是那個喜歡劇人的中年教員。

「運氣來了的人是不同哩，」他嚴然的說：「你看劉老師紅光滿面的！」

「我兩個人不說笑哇！」

那青年人含怒的昂起頭來，不大自然的掠了掠頭髮。

「難道我還想發財麼？」停停，他又辯解似的說道：「通都沒有通知我，他就
在庶務處把幾個月的薪水給你領了。一直買好了她才來告訴你，你說反對吧？」

「那你姐姐待你很不错呀？」諷刺家並不放手。

「是不错呀！——她還沒有要我去當漢奸！」

這真摯的表示使得大部同事都哄笑了。

「其實囤積也不一定就是壞事，」笑聲一停，那個矮身材，小耳朵，早已兼做着商
人的國文教員說了：「像十幾石，幾百石的囤呀，確實不對；像我們麼，三四十元錢一
月，吃也吃不飽，餓也餓不死，不囤又做啥阿？……」

「你們聽，張老師實在比初出茅廬的高明多了！」

那中年人激笑的叫着；隨又正正經經俯身向劉述之去：

「你記下來呀！這至少抵得一篇囤積救亡論哩！」但那青年人呶了一句甚麼，氣沖沖的走出去了。

「唉，就在裏面吃午飯呀！」

另一個同事想轉圈，但他却連頭也沒有回轉一下。

在這陌生的小城里，他是在他姐姐家里寄食宿的。雖然在學校里寄食宿一樣不必出費，但飯菜太壞，而且很不方便。這也可見那諷刺說到了一點真實，他姐姐待他的確不錯。

她隨時都在關心他的前途，而且正如世俗的人所關心的那樣，她希望他能夠成家立業。那雙親留下來的只有他們兩姊妹了。他們的得受教育多半來自教會的幫助。後來她做了教師了，她勤苦的生活着，一面支持着弟弟的學業。而當結婚之後，她便完全把他攔在自己保護之下。

她是深知道生活的艱苦的，十分相信獨立奮鬥的可貴。因此，當她看見自己的兄弟已經到了結婚年齡，既無恆產，收入也不豐裕，她的焦灼也就更加大了。她之獨斷的替他囤積的原因也就正在這裏。而且他還是衷心感謝過的；但現在，他却懷了恨意在想着這件事了。

他想着，忽然考慮到他是否應該回去吃飯。他的步履遲鈍起來了。但正在這時候，他聽到那姐姐的有點粘滯的嗓音。而且看出她和她的女友已經停在他的對面。口紅已經淡了，那老處女的嘴角上顯然還留着辣椒的碎片，她們是才從羅回回攤子上轉來的。他們出奇的緊盯着他。

一碰見她們的眼光，他紅臉了。於是囁嚅着說道：

「嗯，我沒有幹甚麼呀！……」

「你沒有幹甚麼！」她學着他，極友愛的笑了，「你的心想到那裏在呀！……」

於是她再三叮囑他回去吃飯，不必等她。而且順便自誇了一番她的禮拜六的添菜。他昏昏的傾聽着她。當她們分手了，於是嘆了口氣，他屈從的走上回家的路。但他仍然感覺不安。這並不是她在懷疑她的舉動，她有時對他原是極和氣的，簡單說：特別在這賭氣之後，他是被她的友愛所軟化了，感動了；而同時這種感動又未完全達到心悅誠服的地步。

但不管如何，他坐在平日吃飯坐慣了的位置上了。和她同餐的只有他的姑母和兩個外甥。大的七歲，小的五歲。姑母已經四十帶外了，因為是個孤人，去年才由科長太太接來同住。她是扁狹而固執的，和多少孤人一樣；但同時却也具備着一個寄食所必具備

的各項特性。

因為嘴巴零碎，她的姪兒平常對她是極不滿的。但在進餐當中，由於那種人類所常有的，不期而至的僥倖念頭，他向她親密的談起來了。從面前的菜食到一般食物，最後是糧價的變動。

「麵恐怕還要漲呢，」他平淡的說，「小麥今天已經七十幾元一老斗了」

「我正要問你，」她說，「這幾個當姨孃的該沒有害忌你哇?!……」

她說得很矜持，因為小春收穫期間，當那些爲了改良中國的農業的小專家們，跑來收買五四〇九號種籽的小麥，里子上也收買着一切種籽的小麥的時候，那堅決主張替他囤積三斗的首先是她。

「當時你好抱怨我呀，」她繼續道，「說我聳起你姐姐振你！」

「那是在氣頭子上呀，」他扭忸的承認着，「過後弄清楚了，該還是說你們好哇!!」

「不吵一架你會弄清楚嗎？我看你這個人是核桃型，一頓捶起，你就一副錢事情也沒有了！跟你好好說麼，就是牽住太陽說也跟你說不通的；也再不想自己是好大的了!……」

接着，她又幾乎噙着眼淚，向他表白她和他的姐姐對他的希望。她說她們對他是只

有好的，而種種嚴格管束在他的發展上乃是一種必要。隨後她又咽哽着宣稱，他們劉家就只有他這點種了。而在末了，她也沒有忘掉正面的鼓勵：蕭二奶才兩百元錢的本，現在已經翻到七八千了，張寡母的運氣更好。……

他傾聽着她，認真發生了好感；但同時，他也覺得他的企圖是失敗了。

然而，當餐事快要畢了，他終於鼓起了勇氣。他埋下眼睛，用筷子蘸了殘餘的湯汁在桌子上隨意劃着悠悠的向她陳說起來。他開始費了一段時間來表示他絕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不過，姐姐回來要你說一句呢，」他大胆的轉入本題，「我想下一場拿去賣了！……」

她那正在工作拿着飯碗筷子的兩手，突的從嘴巴邊落在桌子上了。

「我怕你睡不醒了呢！」她大為驚怪而切斷了他，「現在人家還搶都搶不到手！……」和那姐姐一樣，她對他也是極專斷的。無論如何，她們沒有聽取一個小孩子的分解的必要。至少沒有這樣的習慣。所以說完過後彷彿非常生氣，她忍痛犧牲了盤里的臘飯，衝向臥室里抽水菸去了。

那青年人立刻縮進一積受了侮辱的沙發裏面。他氣憤的張開嘴巴沒有話說。他覺得

他的四周是銅牆鐵壁，無論如何衝不破了。但這正使他得到了一點勇氣。他自然而然的認為她們一向對他都不公平，沒有把他拿人看待，而她們目前正在爲了三斗小麥逼着他背叛良心。

明明白白，他執意出賣他的囤積原是爲了還賬，但他忽然深信不疑的，這倒出於某種高貴而嚴肅的動機了，而這也就更得他的勇氣增強起來。他終於實實的打了一擊桌，嚷叫道：

「我是沒有醒哩！醒醒了我又早當漢奸去了！……」

他的聲音之猛竟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但認真的吃驚的却是他姐姐，她是最忌諱吵鬧的。她的神筋有病，而且生性便不喜歡浮躁，因爲牌局是流產了，才一進門她便聽見他的猛烈的吼聲。

那個小女孩首先發現出她，於是搖籬着跑過去了，一面叫着「媽媽！」她伏在她衣兜里面，要她抱她起來。但那爲人母的僅僅雙手扶着她的眉頰，做出一種要抱的姿式。她的臉已經更蒼白了。她屏着氣，顯然是在抑制着自己。但她立刻明白了這里姑母和弟弟之間有了衝突，臥室里的反攻已經在進行着了。

最後，她深沉的嘆了口氣，用了她那家主的身分說道：

「嗨，這屋里面我看一步也離不得了！……」

「你回來得正好！」姑母已經癡了口氣，「不然別人還要和我拚命了呢！」

「你再說兇一點呀！」那青年人怒吼着。

「你們說：這樣天翻地覆的，究竟是甚麼事啊！」

「你還在鼓里麼，」姑母抱着煙袋走出來了，「還不是現事情！說我們幫他囤麥子

囤錯了！說我們把他摺得太緊，賣也不准他賣！……」

「你再說兇一點呀！」

因為那種過甚其辭的慫恿，那青年人又叫喊了。而且他的那沸騰了的感情也只能容他叫喊。他的姐姐這時已經擁着孩子，坐在一張籐椅上面，想到牌局的流產，她的氣就實在壓不住了。

所以雖然很想心平氣和，她也終於氣勢汹汹的盯向她的弟弟。

「我只問你一句話呵：你爲甚麼硬要賣！」

他沒有回答出來。他不能說他要還賭賬。

「一天飯有吃的，房子有住的，連喝水都不出錢！……」

「那我們總是連交際應酬也不要了呵！」

「你要交際應酬做甚麼哇！那麼會交際應酬怎麼甚麼都靠我呢？連個小學教師……」
「我就不靠你！——那個龜兒子靠你！」

這樣忤逆在他是少有的，他的姐姐氣得發起顫來。

「現在倒說我靠你了！」但他情不自禁的一直說了下去，「怎麼不想想你們自己呢？……你說是到前線去吧，把你擋住！好像馬上就要把命丟了……」

「路還擺起在呀！」姐姐氣得跺起腳來。

「可惜早就走不通了！……怕我不知道你們的心病吧！只要我找得到錢，接個老婆，生兩個娃娃，你們就滿足了！不管是發國難財也好，當漢奸也好！……」

正如拔去一顆病牙，他痛快輕爽的衝出去了，但在耳門邊他又回轉身來。

「總之，不管你說上天，我的麥要賣的！」

於是，他就一直衝了出去，這可以說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大發威風。不僅這一天悶氣，在華北被佔以後幾年來的悶氣，便是在娘肚子里所受的悶氣，也彷彿一下子傾倒盡了。

然而，由於出門時那在背後揚起的一片哭聲，他的痛快却也隱隱夾雜着一點不安。所以當他在城外毫無目的的走了一陣，發熱的腦子裡的種種幻想閉幕以後，他忽然感覺

得害怕了。他熱心的想到了他的姐姐，想到有一次和姐夫吵架的情形，她吃了一點鴉片煙膏，後來幸得被黃泥湯救轉來了。……

他想着，這樣一來，他的一些得意的計劃也就吹了，至少還居到第二位了，但這種擔心終於是極空泛的，最後他向自己提出一個實際問題，他是否該再回去。他相信他一回去他的姐姐就會好起來的，然而，這種設想立刻就被打消掉了：他不好意思爲他還在冒煙的壯舉低頭，而且，那麥子呢。他又再不能把他的賭賬拖下去了。

一切弱者都大半有着一點迷信，以爲燒酒可以解決困難。所以末了，雖然平常並不愛酒，他走進一家小酒館去了。過了一點多鐘，他才帶着那種頹廢詩人的心情和態度走了出來，而且不加思索的走向學校里去，這時禮拜六的大掃除已經完了。

他只碰見了那個正常獨來獨往，白面黃鬚的中年教員，於是乘着燒酒的力量，他含糊胡胡的，大而無當的，像政客一樣訴說他的不幸；他的苦悶；他的出路只有上前綫了，別無他法。

諷刺家起初想笑，隨後便把他的武器收檢起了。他滿懷同情的傾聽着他。並且安慰他道：

「不錯，前回沒有走成確實太可惜了！不過後方總需要人。……」

「需要人囤積居奇麼？我知道你又在諷刺我了！」

因為這點誤解，那中年人拚了好久嘴巴解釋，而在本心上他確也並無任何惡意。最後覺得對付醉漢真比對付學生還難。於是他把他扶到自己床上去了。

他用被蓋蓋好了他；而且正在慶幸自己得救的時候，那青年人脫氣的說了：

「你實在要自殺我也擋不住你，……」

他想到了他的姐姐，擔心她是否會短見，接着他就落進迷夢裏了。這只是一剎那間的事，但那諷刺家却為她疑猜了好久。直到夜深時候他才弄明瞭全部事實。

當他離開家裏的時候，他的姐姐和姑姑都嘔叫了。因為那樣忤逆的言辭會從他的嘴裏出來，這是他們想不到的，她們絕望了，相信她們從此不會再有稱好的日子，也不必再事操心他的前途。她們決定在他回來的時候給他一番嚴重的懲戒。

但是直到天黑她們沒有看見他的影子，因此另一種擔心又襲來了。她們於是派張旺去找他，而他帶回來的只是一點消息。有人親眼見他出城去了，但那同一雙眼睛却沒有再見他轉來。另一箇到西河對面挑菜的小販，則申稱他看見他在大河邊蹣跚。然而，當他轉來的時候，却只有河壩和岩石了。

他還打算到學校去，因為是禮拜六，教員們照例打牌喝茶去了，他結果沒有去成。

但到茶館里去訪問了幾位先生，雖然是一無所得。科太太於是陷進更深的悲苦里了，她甚至有點抱怨她的姑母。但那一個却力言一切她都可以負責，絕對沒有危險；她的姪女多少安了心了。但是上床不久，她又大罵起那用人來，自己穿好衣服出去查訪。

三五處熟人家裏她都訪問遍了。但與其說是探查，勿甯說是廣播她的焦灼和灰心來得恰當一些。在歸家的路上她發覺學校還半掩着門，她就乘興走了進去，雖然早已打過頭道更了。

在準備室裏幾個打牌歸來的同事還在包圍着那青年人談話。

「既是那樣找你，」那諷刺家也在一道，他說，「我勸你還是回去一下好了。就要出門，也該把話說清楚呀！姊妹家，又不是外人，……」

那偵緝者終於悶着臉走進來了。她已經在門邊默默站了一會，陷在一種惱怒和驚喜混雜的感情當中。她喜怒參半的嘆道：

「這一下該要回去了呀？人也叫你麼折夠了！」

他大為放心的長長嘆了口氣。

「請你們各位批評批評哇，」因為弟弟沒有出聲，同事們合着意態曖昧的微笑，她接着說了，「看你們說，是不是我錯了。東西是你的，你要賣，賣你的呀！又不明

說，就找這個生事，那個生事。……」

她極力忍住她的眼淚，一面從脅下掏着手巾。

「老實講，我一定要阻擋你做甚麼呢？我為你吃苦也吃得夠了。」

她用手帕揩着眼睛，而那個惶惑不安的青年胆怯的窺看着她。然而，這是多餘的，自從這戲劇揭幕以後，她便已決心不再阻攔他了。

所不同的，當其爭吵之後，她的決意自那種澈底的灰心，現在却來自縱容，來自那種同着眼淚一道來的寬大，以及慈愛。真的，能夠沒有意外，能夠一下卸却她的不安，這已經足夠使得一個人變酒脫了。所以，再加上同事們的繼續勸解，他終於隨着他的姐姐回家去了。

在歸途中，正如在準備室的昏黃的菜油燈下一樣，他始終沒有張聲，始終像個僥倖遇到赦免的浪子，懷着感激和羞慚的心情默默尾隨着她。無疑他已被她的寬大所感動了，因為到家之後，本來已經準備睡了，但他猶豫着；最後是鼓起勇氣走進去向他姐姐認錯。

這樣頗有良心的意外舉動，使她的心腸更變軟了。因此，她又抄着已經添了扯扣的衣服，入情入理對他施着教訓。然而，就在這中間，那種為女性所必有的特務性質也就活動起來，終至給他設下一個圈套。

「說起來你又會怪我太管緊了。」她審慎的說，偷偷留神着他；「你就缺錢用，儘能不着一下賣呀。用一點，賣一點不一樣麼？……」

「你想，現在物價好高呵，就是進個茶館。……」

「好，」她笑着切斷他：「好，作算進茶館全是你開錢吧，五塊錢要請多少人呵？並且總不能天天進茶館呀！可是三斗小麥要買多少？七得七，三七二百一，還有尾子。所以我勸你還是先賣一斗好了。……」

他立刻答應了她；他怕破壞他們和好，而且想到一斗小麥勉強可以還賬。

「你早明明白白的說明有這回事呀，」她笑着嘆息了；「真好像一天的空時間多着在哩，……你真一個錢也沒有麼？這裏，先拿二十元去用吧。」

他充滿激情的接受了她的慷慨，於是各自睡覺去了。

和一切通過一場苦鬥，終於達到自己的願望的人們一樣，他睡得幸福而又甜蜜。而且一直睡到早飯時候。這一天是禮拜，荷包里又很充實，但他却整天沒有出門。就在家裏弄外甥們消遣。這是想要討得姐姐的歡心，二則因爲有了時間的距離，覺得昨天的情形太可笑了，生怕碰見他的同事。

他只在黃昏時候到大門口站了一會，並且無意間碰見了他的債主，招呼之後，他忽

然想到似的笑道：

「我欠你的錢明天趕場就還你哇！」

「賭賬都作興還嗎？唉，唉，那就太客氣了！」

這真是一個喜歡吵鬧，喜歡滑稽的年青公務人員。他常常弄得老實人啼笑皆非，但是對於他的調皮，小學教員雖然馬上脹紅了臉，當一想到明天他便可以了清他的債務，對方涎涎挖苦的滑稽，也就走了氣了。

因此，不快一過，他剎刻十分冷靜的想到小發出賣的問題上來。不是這一天第一次想起，但這一次却比較想得切實。而最重要的就是找什麼人在糧市上露面。這一則被託的人要有守心；其次要有時間。因為賣早了趕不上市價，能忍耐就非先有工夫不可。憑着他從姐姐得來的知識，他相信這都是很必要的。

並且然而，任憑怎樣的腦筋生搜索，他的大選範圍還是不能擴大，太狹礙了。

想來想去却只有那癩一兩個人：校役董福和姐姐家裏的聽差張旺。而且兩個人都有缺點。董福，學校里的職務太繁重了！張旺雖有時間，但人又太笨。像姐姐那樣辦自然可以補救，只要他出氣力，自己去講價錢；然而自己出馬却又太欠光榮。……

問題既然如此複雜，所以直到上床之後，他才拋開董福，得到一個最後的決定：找

張旺去，請姐姐代講價錢。她橫豎每場都要去一次的。他也曾經想到過他的姑母，但因為她還對他懷着敵意，這心思才一顯現，便又立刻消逝掉了。

次日清晨他醒得很早。而且並不等待吃飯，他便跑進灶屋去找張旺。那是一個行動遲緩，皮泡眼腫的中年漢子；要不是工資低賤，以及他那任何苦工，任何漫罵都肯忍受的脾氣，他是早已被扔掉的了，他在灶門口幫着女工加柴。

當那平日驅使慣了他的年青教員，詳詳細細分派他飯後應該做的事情以後，他正在把柴塞進灶門里去，一面含含糊糊的答道：

「好嘛。只看我有空沒有空就是了。」

「嚮，這孤兒今天才怪呢，」他生氣了，「究竟去不去你說定呀！」

「不忙，不忙，你不曉得，你去問問太太再說……」

他的怔忡使那年輕人認真生氣來，還不等他說完，他便罵了一句，跑出去了。但他並不是想聽他的話，他要找他姐姐無非想要使那蠢人看看他的臉色。

她和她的姑母正在堂屋階沿上抽水煙。而且進行着一種什麼密談，因為他一走來，便只有吹着煙哨和吸得煙水沸騰的聲音在響着了。而且裝做一付並未見他走來的神情。那姑母那額骨突出的臉上面，還掠過一絲陰險的暗笑。

但他並沒有覺察出這一切，他被那對於張旺的怒氣，以及那種爲一個青年所必有的直率，把眼睛遮蓋住了。他一直走近她們，於是停立下來，岔開兩腿，背抄着手臂。

「我想吃過飯就挑上市呢，」他坦白的說。

「怎麼，你今天硬要賣麼？」

她的態度平淡，一直儘管看着自己的煙袋。

「哎呀！」他笑了，「橫豎是要賣的！……」

「那嗎你又去賣嘛！」

她的口氣顯然引得他的懷疑上來了。但他緊接着說：

「可是要請你幫幫忙呢。並且叫一聲張旺，——」

「難道你二十元錢就用完了嗎？」她第一次盯着他直視了。「不過我也不敢擋你：

忙我不能幫：沒有時間。有本事你自己去賣好了！」

接着她又提高聲音把張旺喚來，吩咐了他一大堆事情，而且必需都在上午作完。她於是站了起來，抱着煙袋走向廚房去了。那姑母忍住笑尾隨了她。然而，即使沒有這一折，他也已十分明白了他的處境：他是落進圈套里了。

生氣嗎？昨天的勇氣沒有了；屈服嗎，對於這種居心的擺佈勢又難於忍受！

他的頭腦熱烘烘的，他的心似乎已經從他飛開去了。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情緒控制着他，他癡癡的獨自站着，臉色蒼白，呼吸迫促，正像好不容易到了終點的田徑賽選手一樣。但他忽然異樣的笑起來了。……

「有意思！」他拖長聲音，自言自語的哼道，「真有意思！……」

於是一陣漩風一樣，他加緊脚步走向學校去了。

他是去求救於董福的，但他沒有成功。所以當科長太太走進準備室來參加課前會議的時候，他又大笑着宣稱，他就要自己担麥子去賣去了。這自然是氣話。因為到了下午，他又向着同事們廣播，他的麥子已經捐給他的姐姐。然而也有一點是實在的，那賄賂，他逼着庶務預支了錢來，把牠償還清了。

還有一點也是事實，就在當天夜裏，他從姐姐家里搬進學校去了。他們互相堅持着，各自認爲自己是在磨練着對方的脾氣。這全都出於好意，至少真正的惡意是很少的。所以到了三十一年的一二月間，正當舊歷新年的時候，他們終於又和好了。其時小麥價格已經超出買價五倍，但是還在往上漲呢！

一再過幾年你就會更加相信我了，「當和好之夜，她又緊緊的教訓着他：『現在開口發國難財，閉口發國難財，錯過機會你又試試看吧！并且，我們才囤好幾顆嘍！……』」

他傾聽着她，一面略帶惶惑的想着，也在加強着自己的信心。

「管他媽的！」他終於心裏一橫，「連好多有錢的人都在國哩！……」

沒有演出的戲

在那寬敞堂皇的大廳裏面，雖然好多演員都還沒有到場，戲文也算勉勉強強排開頭了。因為這編更比呆板的期待好受一些。

那個女主角正在用了假嗓子唸着一段相當吃重的獨白，她一支手擎着那本名叫「大義滅親」的活印刷本，一面做着手勢，表情，這使自己的全部行動變成一個調協的合奏。而在她的後側，那個青年導演則在全神貫注的凝視着她，並且作着必要的提示。

導演名叫徐雁。他是才從前線告假轉來的。他在那里做宣傳工作，回來的目的是省親。過了舊曆年他就又要走了。當回家的時候，因為看到抗戰開始時的一批熱心於救亡演劇的朋友意氣消沉，了無生氣，於是他用盡氣力使得他們振作起來。排戲的日期已經改過幾次，殘冬一盡，便要拿出去公演了。

此外，那女主角對於這樁盛舉也是很熱心的。她叫吳楣，是個富有的少婦。她很早便參加了這劇團，隨後便不復以一個少奶奶的身份來看這世界了。因而最近兩年來的康

子對她也就異常沉悶。她用全部熱情希望着那個熱鬧的節日，視同生命上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機。

憑着一個耍公爺愛玩愛鬧的皮氣，吳楣的丈夫也很熱心。他沾沾自喜他是一個忠誠的後台老板，一切道具，服裝，用費，全都由他張羅，他也時刻自作聰明的糾正着太太的每一個錯誤。

「不行不行，」他搖搖頭說：「身子太扭很了！」

「你不懂呵！」徐雁反對着他，「你不要聽他的罷！……」

於是那女人就照樣做下去了。她扭着腰身，微側着頭，嫵嫵的攤開一條手臂。

「你叫我怎麼辦呢，」她煩憂的背着台辭，「我能夠看見我的祖國淪亡嗎？呵，天！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我再也按不住我心里的怒火了……呵，呵，……」

「這一點動人！」耍公爺激賞着，手舞足蹈的撩起狐皮袍子的大擺。

表演圓滿的繼續下去，那個催請演員的用人田旺走回來了。戴着油膩的雪帽，赤腳跛鞋，就像一名煙館里的槍手一樣。他那合混的聲調使人想起一團泡袋聳的棉花。

「大家都說等一下來，」他含糊的禿頭禿腦的說。

「放屁！」導演大為掃興叫了。「趕快再給我去吧！」

「你就說人都到齊了啦，」女主角補充着。

「對，對，對！」耍公爺顯出多計多謀的神氣表示贊成；「隨便找那一個，你總說都到齊了！……笨貨，你不要說甚麼，教你的哇！……此地無銀三百兩，這傢伙就有這樣笨呢！……」

「呵！你說我連鼻涕也不曉得沁了呢！」

「好——你聰明得很——你就趕快去吧！」

然而田旺並不立刻動身。他把統在袖管里的一支手取出來抓抓耳根，懶懶的轉身走了。

「你看你那個樣子呵，」徐雁車開臉不要看他。

他是一個快活生動的人，他是充滿了熱烈的信心來籌備這演劇的；然而，他的所有的興致現在是低落了。別的人也都會感覺到失望，彷彿預見了那不快的結局一樣。那女主角則認真為煩憂所襲擊了。

她擱下她那類乎獨腳戲的串演，含愁深深的嘆了口氣。

「真是糟糕，」她自言自語的說，「將來擊不出去那才是笑話呢！……」

「這都是小事呵！……」

導演感慨萬端的坐在一把八仙椅上。

「……我們又不是來賣錢的！」他接着說，神氣顯得沮喪。「不過就這樣住下去，我看我也需要人來打氣了！……這樣的死氣沉沉，就把×大爺請起來恐怕都沒辦法！我倒是趕快回前方去吧！」

「好，大家都走，後方的事可以不必要人干涉了！」

「事情倒沒有那樣嚴重，」公爺反駁着太太，「演的成我看，演不成我又儉省到幾個！」

「你個說法倒妙極了！」徐雁冷冷的忤他一句。

「本來是呀？」公爺噙舌起來，「這個中華民國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中華民國，別人都不起勁，你一個人就把抓筋掙斷了也是空事。你想想看，就只差跪下來給他們叩頭了！……」

沒有人答他的白。導演徐雁先痛苦趣的笑了。

那個劇團初組臨時的情況和目前的對照起來，使他覺得啼笑皆非。那時候，當組織劇團之初，所有的職員的熱忱，他們巡迴期間的那種艱苦的經歷，又被他那麼鮮活的記起來了。

那是一九三八年夏天，暑氣炎熱，整整一個假期他們都是在跋涉中和工作中度過的。他們自己背負行李，自己作飯，隨時注意帶好的物質享受視同一種恥辱。他們之中有一個孕婦，她拒絕了團體特許的滑竿，而在巡行途中養了孩子。凡這些，現在看起來有如隔世了。他們有的去了前線，比如徐雁自己；有的陷於苦悶而不能自拔，比如吳楨；而大多數人則輾轉在日常生活泥沼裏面。

在為徐雁洗塵的歡宴席上，因為這些熱情的回憶，因為久別重逢的快慰以及燒酒的力量，一個重振旗鼓的提議立刻被接受了。然而，她的為人遺忘却也同樣迅速，好像更要激出一些，因為，除開那一對有病的夫婦，次一日的籌備會並沒有一人到場。現在能夠勉強定出一個演出的日期，這成效似乎已經登峯造極，不能再進了。

然而，那個青年導演却是好強而任性的。何況他又才從如火如荼的前線歸來，因而他的氣勢也就更旺；總是感覺就此擱下未免沒趣。他匆忙的掏出一包煙捲抽出一支在茶几上順着，於是湊在嘴上，噠的劃燃一根火柴。

「他們再不來，我自己出馬，」他一面自告奮勇的說，「綁票也要把他們綁起來呢！」

「對，我也覺得要你親自出馬才行！」那女的鼓勵着他。

「我還有個意思，」要公爺充滿靈感的建議，「你說我今天辦招待——本來我也預

備請你們吃午飯的。只要幾十塊錢，就把他們通打振了。你看那次開籌備會吧？一請不來，兩請不來，……」

「快算了吧，」他的太太覺得有點害臊，「太把人小看了！」

「可不小看了，師爺親自對我說的，他們吃豆腐像打牙祭！」

「他故意滑稽的啦！」

「故意滑稽，不是去年添發三斗五升米貼，鍋都早吊起了！……」

「好罷，」徐雁拔着臉切斷他，「就說你辦振也沒關係，只要你肯拿出來吃！」

他是故意揶揄他的。因為這公爺也和其他許多公爺一樣，很滑頭的。他們的嘴巴遠

比手面漂亮。然而，他這一來，爲了撐得面子，那個漂亮的哥兒覺得這不能當成玩笑看

「你不要說那麼多，」他笑着做出一個拒絕的手勢，「有你吃的，有你吃的！」

「這還當然，只要多掃下倉庫就行了！」

「中，那你就親自去啦！」吳桐催促着他。

雖不滿意丈夫的見解，因爲想要消滅愈來愈壞的失敗的徵兆，她也一下相信了他的辦法的可靠。而且，顯得更熱心，更着急了。但是徐雁抽着煙捲，一意陷在毫無公勤

這巷裏面。

「慌甚麼呵，」他漫不經心的回答着她，「等田旺回來又再說呀！……」
然而，出乎意外，他却隨即冒火似的一下跳了起來：

「去它媽的！我真想明天就回前線去了！……」

他大叫着，順手把煙蒂拚力的向着天井里一擲，於是一逕走了出去。

在心意上他是認真把他的催訪看成一個最後的行動的，若果失敗，他便決心不再費心機了。雖然這不免是他一時的情激之言，至少是不見得明天就會動身，却也相當確定。

他在川大法學院讀過兩學期書，隨後便停學了。但却異常用功，雖然國際公法之類早已由他束諸高閣。他的家庭包含有他的寡母，一個幼妹和他的舊式的妻子。他到前方去已經兩年多了。在起初，他的朋友都不相信他會走得成的，而結局他却使得他的家人滴過不少的眼淚。

他有着—付瘦小靈動的身材。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但是很幹練的。加之性情上的爽利、聰明以及博學，一般朋友對他異常看重，而且愛他。他有天生的組織才能，而他的軍武器械是他那種近乎滑稽的樂觀氣概。然而，這武器，在這幾番的預演當中，似乎已

經腐敗而無用了。

他一連跑了三四處。在費了若干唇舌之後，他們承認下來，答應去吃午飯。然而，他們並不忙碌，這個在領孩子，那個雙脚踏着熏籠，袖統着手，折下身子，穩坐在矮圈椅上納悶。只有在最後一處得到了意外的成功。那是一個身體結實，茁着兜腮子的青年。他的處境比任何人艱難，但却永遠生氣蓬勃。

同時他還是一個大胆的賭徒，儘管生活很成問題，薪水到手他總大賭一通。他有三個孩子，第四個又已分娩一禮拜了。而且已經送了人了。當徐雁跨進那也算臥室，也算書房以及客廳的房間的時候，那個剛才送了嬰兒轉來的女短工正在歡天喜地的追敘着那富室接手的經過。

那個年青的闖入者原是早知道這計劃和措置的。在聽了幾句之後，他忽然帶點陰鬱的神氣笑了。

「以後當心點呵，」他半開玩笑的進着忠告。

「不生關係！」兜腮胡哄笑了；「嗨！你看過前天的報麼？政府在準備兒童公育了呢！哈哈！……」

「那嗎你們又加緊工作吧！」徐雁開了一句合格的玩笑。

掛着亮晶晶的淚珠，產婦帶點害羞的笑了。但她隨又嘆了口氣。他開始打開那女工交給她的一個紅紙卷兒。而當她取出那一摺十元的法幣出來的時候，繞在床前的孩子們是歡喜了。

「呵唷，這是新票子呢！……」

「那些人真大方，」那女工說，「給我都拿了十元……」

「去它媽的！」兜腮新忽然大叫起來，「我是販賣人口的嗎！……」

「不是，不是，人家說得滿客氣呢。人家說，先生娘在月子里沒有送禮，……」

「不管他怎樣說，你給我退轉去吧——他有幾個髒錢哇？！」

「快算了吧，」徐雁極力解釋，「平常間那些人夠得狠呢！……」

「也對！我今天請你吃一台吧。趕緊去割個蹄膀來燉起——去它媽的！」

「留到明天來好吧？今天吳楣請吃飯呢。」

「呵——那嗎走呀？擺開搓他媽十六圈再說！……」

「牌有你打的，我們的戲呢？」在訪問中他第一次揭露出吃飯的目的。「你是個重

角呵！」

「不生關係！只要兩天就排熟了。」

「吹吹牛！你讀過劇本沒有啊！」

兜腮鬚不好意思的嘆了口氣。

「你看我這幾天那里有工夫呵！……不過不生關係，今晚上我開夜車，……」

他們一同走出去了。劇本而外，兜腮鬚沒有忘掉那女工拿回來的一百元票，因為他想這一天總不會排成戲的，打牌必將成爲消遣無疑。徐雁則沉在一種意外的滿足里面；覺得別的人雖然很成問題，總算業已部份成功，失敗的危機至少是減少些了。

而當他走進那間宏敞的大廳的時候，他的愉快忽然膨脹起來。因爲，在他的猜測當中，一定還要催請一次才有人肯來的；也許還會有人爽約。然而，出乎意外，那個在他最沒有把握的角色倒先到了。那人叫黃裳，有四十多歲，素以明達幹練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品格也極高的。

他頗算得這羣青年中的支柱。這不僅因爲他曾演戲，主要的，有了他的參加，劇團才不會被人輕視，他平常是道貌岸然的，白面黃鬚，外表異常古氣。他的生活很苦，已經教下二十多年書了，近年以來，他曾戲稱教書等於辦振，但却從未忽視他的神聖的責任。

他的意外的早到是別有原因的。他剛才得到一位督學的信，於是他立刻趕來。但徐

了吳楣夫婦，徐雁還不知道；他爲一時的熱情慫恿，也未細看他們的神色，他但憑了他的爽快叫了起來。

「真是不勝榮辱之至！」他滑稽着，「我還說叫滑竿來接你啦！……」

當家沒有回答。他苦笑一聲，於是含愁的凝望着他。

他的心里衝上一股無可奈何的苦味，他嘆息了。倘是再轉去十多年，他是不會把他帶來的消息當回事了的，他原是個爽利熱情的人。由於感覺自己前邊暮，現在他特別珍惜他的青年友人。

他在斟酌着應該怎樣傳達他的消息，但是吳楣已經搶先說道：

「你倒少高興點！」她略略帶點頹唐的神氣，「有人已經釘着我們了！」

「真是，……是無天理！」要公爺感慨着。

「……就這樣深沉嗎？……」

徐雁掀換帽子，故示誇張的大吃一驚。而在看了那封傳惡耗的私函以後，他又異常自信的以興高采烈的發揮了一大套理由，以及他們自身無瑕可尋的清白。

「總之，他絕不本出個所以然來的，」他接着說，「我們動手排我們的戲吧！」

黃裳似乎沒有注意聽他的話。他略勾着頭，一隻手掌反復撫摸着那愁蹙著的蒼白的

瘦臉。而當徐雁結束了他的議論的時候，他嘆息一聲，於是帶點非難的笑了。

「老弟？」他昂起來，嘆息着說，「你這些話都是常識以下的看法！……」

「我知道，里子是里子，面子是面子嘛！……但是我就不信蛇是冷的，唉，唉，唉，」他極談諧的招呼大家注意他的一枚證章，「眼睛睜大點吧！我這裏還掛着一枚銅板子銅元呢。」

「對的，我才放下代理分隊長好幾天哇！」兜腮鬍子大聲的說。

「可是你知道你的分隊長是怎麼搞掉的麼？」黃裳微笑着和上去問。

「有人使我壞啦！」

「好！」那中年人興沖沖的站起來了，帶點教訓的逼視着對方。「好，」他斬切的說，「你這樣一個賭鬼都一撞就響了，這樣一大羣人，關得烏煙瘴氣的，他肯放你嗎？還是回去當你的看護婦去吧！……」

他哼聲嘆氣的苦笑着坐了下去；別的人立刻爲沮喪所包圍了。

「去它媽的，還是早點滾回走吧！……」

因爲無法反駁這些言之成理的議論，實在也是實情，年輕導演是連殘餘的勇氣也失掉了。他感覺失竄的叫着，落進一張椅子上去；但他隨又跳了起來，奔向那中年人去。

「噫，」他近乎實問的拖長聲音叫道，「未見得就這樣深沉吧？」

到「自然不算得深沉，也許進城去疏通一下，備個手續，……」

「好呀，」那女角歡呼着，「我們就做封公事試一試吧！……」

這一來，大家重新又振作了。七手八舌的討論着公文的措辭。並且他們催促着黃裳立刻動手。在現有的人中只有他懂這套。但他沉思着，老是不置可否。最後，瞬一瞬鋒利的眼光，他才嫻嫻表示：只要演得成他就決定粉墨登場，公事呢，他却絕對不願意做。

「這是演戲嘛，」他冷冷的一字一板的說，「是宣傳抗戰嘛，就這樣傷味？……」

「遇都遇到要遞手本的事了啦，」徐雁央求的切斷他。

「不！……我不輸這口氣！……就說血冷了也不是我自己願意冷的！……」

由他說得認真而又嚴肅，大家都知道他的意見是無法更改的了。然而，就在這時，那個混名師爺的國文教員，伴着一對青年夫婦走了進來。如混名所暗示，他是專於做公事的，便是外表也像。

他的面貌黃瘦，但很纖細，蓄着過長的指甲。他一出現，要公爺便得救似的叫道：

「歡迎歡迎，」他一下跳了起來，「就是等你做公事呢！……」

「怎麼，不是說請吃飯麼？」

「公事做好了有你吃的！」吳楣滿口承認。

徐雁隨即把他拖向一把椅子上去，開始說到公事的內容，以及如何措詞。但當他談到演劇的消息已經引起猜忌的時候，師爺不免驚怪起來，而最後，更像企圖逃跑似的，他一下從椅子上撐起來了。

「哎呀，說來說去又是演戲！」他像受了作弄的大笑着說。

「怎麼樣，鬧了半天，你以為是說到玩的嘛？」

「快算了吧，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導演想要做個鬼臉，滑稽一下，但他只好敗興的呻吟了一聲。

「並且，」師爺緊接着說，「還沒有演出來就在鬧鬼。將來的麻煩更多。好，你少

「鬧點玩笑了吧！……」

那中年人忽然神經質的大笑起來。

「快不要再說演劇了吧，」他冷冷的說，「再說下去，今天的午飯還沒有人吃了呢。……」

大家留神一看，那一對同着師爺一道來的年輕演員，已經溜了。

「既然來了我倒要嚼一頓的。」他又幽默的加上一句。

「好，」師爺大加贊成，「就擺出來吧，吃了我還有事情呢。」

最感沒趣的是吳楣的丈夫。演劇的失敗自然使他掃興，但是最使他感覺懊悔的，是他的招待擺不脫了。但是，轉而一想，他是一子之家，戲演不成倒也是件好事，免得被

人拖累，招來一點橫禍，那就太冤枉了。

田旺——他懶懶的說，「你去廚房里催一聲啦！……」

對！要是還早我們就搓它幾圈再說。」兜腮鬍溜着眼睛找尋賭具。

「它媽的，我真想今天就滾蛋了！……」

吳楣沒有張聲。她惘然的凝視着徐雁，於是長長的嘆了口氣。

小城風波

酷暑已經過去，跟着酷暑一道來的對於霍亂的恐怖，也過去了。全個城市的居民似乎都在輕快的吐着嘆息，慶幸自己沒有被瘟疫拖去，終於活出來了。

所有小學教師們的愉快更大。他們不僅躲過了時疫，生活的擔子也大為減輕，可以照例領取薪水，以及二斗半的米貼了。而在暑假當中，他們却連一張毛票，一粒糙米的收入也沒有；有的只是那種不斷增高的物價的威脅。

這城里只有兩所小學。那所私立的，開課業經一禮拜了。現在，那幾個剛才放過午學的住堂教師，正在陸續的退進準備室來。因為要等校長，離開午餐遠遠。他們都顯得疲備不堪的神情。有的把上身伏在桌上養神。有的在抽水煙。別一個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坐下去修改堆積下來的作文副本。

那最後進來的是一個面色菜黃，身材瘦削，外表不大整潔的三十出腳的青年。他姓劉，同事間異常親切的叫他「流神」。

他是以喜歡打，慣說不通的話，以及慣煞風景出名的。便是學生也都高興他那副不

衫不履的脫略的性格。當他定着他那略嫌昏濁的懶洋洋的眼睛，浮出一個隱約的微笑，就要說出甚麼趣話來的時候，同事中必然有人笑道，「火繩又點燃了！……」

他們是把他當作不忌生冷的炮手看的。他這天是值日管理，因此他得伴送學生多走兩條街道，一直到他們各自分頭散去。而當他退還準備室來的時候，他那慣常的表演又開始了。

但却沒有誰出聲氣。除那個修改副本的而外，別的兩個僅止略略揚起疲備的眼睛，漠然瞰的住他那未曾修刮的瘦臉。

「真一身好披掛！」他終於儼然的說，「皮套褲不必說，那是離不得的；人家今天把小插子也個掛出來了呢！」

大家明白他的所謂「小插子」其實就是佩刀。於是，便連那個專心修改文卷的人，竟也忍俊不禁的笑了。

至於說的是誰，他們更是早已清楚。因為穿着馬靴，小學教師們就乾脆叫他「穿皮套褲的」，削去了一切的官銜以及名號。其實真也不必那麼費事，反正一個樣：馬靴，佩刀，縣衙門里邊只有他一個。

「是的，小插子！」因為得賞識，流神更加撒野起來；「鄉里人又叫做水糖刀刀！」

「我你給說吧！……」

那個伏在桌子上養神的中年一下撐起身來：

「你敢亂噓嘩嘛！……」

這中年人叫牛祚，他是認真想提醒他的。因為自從那個美麗的土地上發生過一場不幸以後，一切的事情都不能隨便，根據若干消息，那種把皮套褲當成一個有趣的題目來批評，已經是危險的了。總之，現在不該開玩笑。

然而，由於談話過份活潑，他却未能立刻板起面孔，因而也就毫無效果。

「你像居心想挑撥我們發生惡感呀？」那個面容黃瘦的漢子甚至遮斷了他，故意正起相子；「去問問看，就是向着柱頭我也要捧他的，決不埋沒他的工作。……」

他傻笑起來，難為情起來，似乎羞於出口。

「有點像成天想到中央券在！」

他掃興的嘆了口氣，終於沒精打采似的，把他要說的話說完全了

只有那個中年人沒有哄笑出來。他是清醒的，機警而又穩重。二十四年用皇帝手壓的那場公案他之未移牽運進去，一般人都歸功於他那可愛的品格，他的年經，以及他那

一身土裏土腦，滿像鄉村塾師的裝束。所以不但沒有興笑，他反變嚴肅了。他用指頭敲着桌子，想使大家冷靜下來。

他是一個面白鬚黃的人，本來具有一種凜然不可干犯的氣概，便是那滑稽家，竟也安靜得像小貓一樣的了，於是睜着他那飽經憂患的鋒利的眼睛，他從從容容的告訴他們：某人被衙門傳訊了，某某某正被下着註解。

「而且，這才是一個開端。」他沈着的結束着，一下文忍住還很長呀！」他的話沒有引得人發笑，但也沒人張聲。他們在想着二十四年的情形。

前幾年那場亂子他們全體都是經歷過的。當日流神還是一個整齊活躍的人，因此便也成了衙門中的不速之客。出來以後他就帶着他的冤屈躲進山溝里去，過着懶惰胡塗的日子。現在，他那不良的嗜好早戒掉了，但是他的嘴巴却依舊在宣洩着他的憤懣。其他的人則僅僅嚐到一些恐怖。

無需乎說，今年以來他們是絕未想到這種可怖的悲劇會重演的，甚至於認為已成陳跡。春天過後的空氣雖然不大高妙，然而，這個僻遠的地區却是很寧靜的。因此，他們一時幾乎被不安襲擊呆了。

最後，還是那個混名流神的滑稽家打破了沉默。

「老實說，這也難怪啊！」他揚着眼睛嘆了一口氣。

「是吧！」那中年人牛祚打賭時執指住他，大笑着說，「你還記得放假的時候，我說的話麼？現在如何？……」

「你自然猜對了，」流神同意着，「不過他們對我總沒有辦法，項凶說我像個癡民！」

他的自嘲稍稍把空氣和緩下來了。於是大家便把話題拖進所謂大局的範圍去。因為在下意識里，他們都毫不自覺的具有這樣一種先解，個別地方的情況總是跟着大局走的。

然而，要把大局弄明白的種種材料，他們並不充足。就單拿普通的資料來說，也就很可憐了。這裏的報紙到得很遲，重慶的一禮拜，成都也要四天，傳聞雖然跑得較快，但大多數又太可笑了，而且隨常互相矛盾。所以瞎猜一頓之後，既然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他們的興致也就敗味了。

在一切紛亂的推測中，爲了挽救心情的絕望，有人提出那份登在一月二十號報紙上的講演，以及縣參議會議長的一篇開幕詞，在那兩篇演說里，他們特別注意到的是：一切個人的合法自由，政府決定着力保障，人民對政府善意的建議，政府應當盡量採納。

「所以我看盡是胡振，」那個竭力想使大家得救，原來改着文卷的人說，「憑嚇嚇憑吧了！上頭並不知道，都是他一個人搗的鬼。這就是俗話說的樣：山高皇帝遠，猴子稱代王！」

那個萎靡不振，全身好像脫了關節的殘廢走來服告，午飯已經擺設享妥，再爭交長就太遲了。

在吃飯當中他們仍然沒有擺脫掉被那中年人的警告引起的恐怖。不過表面上已經不再關心着別的甚麼人了。他們是在談說那些正被偵詢着注釋着的人們，爲着他們的命運擔憂。

其中他們最關心的是那個半條命的肺病患者。他們叫他小顧，一個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生。因爲反對校長借着疏散吃了幾口白金符鍋，以及種種重要儀器被學校開除了的。後來雖然被查明了，校長也在輿論的攻擊下辭了職，但他一直沒有得到恢復學籍的機會。他已經同他的老母安安靜靜的過了一年多了。

111
他們紛紛推測着他是否已經知道他正被下着注解。甚至神經過敏的懸揣到他可能遇到的種種不幸：以及那種傳說的武器——灰包。不必說他們也曾想到那個可憐的母親，彷彿已經看見了他那渺無止境的酸辛的來日。但正在這幻想佔了上風的時候，校長板起

面孔走回來了。

這天是禮拜一，他才聽了報告轉來，他約有三十上下。沈默，正直，一句好話他嘴里說出來都會被人說爲壞話。這是那種所謂一鑽子一股火的腳色。他是長條條的，臉也頗長，縱着若干細白的痘癍。

同事們看見他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走來，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便都冷眼旁觀，裝做十分安靜的神氣沈默下來。

誰都相信，在這種時會只要一句話不對頭，他們就會同他吵起來的。他們默默望着他那樣大搖大擺的走去添飯，而且同樣大搖大擺的吃着，就像和他同座的是一批不值一文的爛教化兒一樣。這叫流神有點受不住了。

「喂，校座！」於是他尋事生非的打趣着他，「你的菜小工留起在哇。」

「我倒還沒有那麼卑劣！」

校長乾乾脆脆回答了他，但同時也撇開了他，把他那緊纏着的馬臉一下轉向他同事。

「我看我們這城里就要不清靜了，」佯笑一聲，他明確嘹亮的接下去說，「這個也是無賴，那個也是……，只有他一個混蛋是好人；才來了兩三個月就把招妖幡插穩當

了！就像一塊臭臊，……」

他們明白他指的是誰，便是那個多少感覺受了一點委屈的流神，也釋然了。但他依舊擦撥着他，他故意滑稽的說：

「喂，你究竟說的是那個啊？唉，唉，……」

「這個還要問嗎？大家放明白點，已經在的查我們的牆壁了。他又說我們在攻擊他。」

「這個倒不怕他，」國文教員忽然安心的說，「我們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根據的！」
「你怎麼這樣老實啊，」但是校長含着嗓子喊了，「難道他真想查出甚麼來麼？是故意滋事！早就有吹到我耳朵里了。不過我這個人就這樣：出是要出的，要逼我停刊倒沒有那麼容易！」

「然而，」國文教員還在辯解，「然而我們是得到許可的啊！」

「早已經是另一回事了，」校長無可奈何的皺皺眉頭。「你想那幾個寶貝是有腦筋的麼？都給統進皮套褲里去了！……可惜你們今天沒有去看，真是大會哨，連米販子都露面了！……」

這米販子以前是個真貨，也是一個英雄，見了柱子也要大吹大擂一通。那是二十四

年的事。但就在這同一年中，他又做起反派英雄來了。而且這一次是實幹了，那工作對象的廣泛，竟連許多莫明其妙的人物也都被加上罪名，結果他是被所有受害者的家屬鬧下台的，於是心灰意懶的做起米販子來。

一提起這樣一種貨色，幾個人的臉上都被驚怪和鄙薄所塗抹了。只有那中年人是個例外。他是一直沉默着的，但却冷靜的吞食着所有的言辭。現在，他咳嗽一聲，浮上一個充滿苦趣的微笑。

「我看真的就要不太平了。」他嘆息的說，隨即自尋開心似的訂向流神，「老兄，準備米販子跟你算舊賬啊！……！」

「我倆早就把下脚都算清了的！」

因為想到自己的被賣，而又僥倖的保全了生命，滑稽家接着愉快的說了。但他對於這個問題顯然並不好受，隨即他就認真的面向校長，彷彿是想逃避甚麼。

「說實在話，」他真切的說，「今天的氣味究竟怎麼樣啊？！」

然而校長孫進並不立刻回話。他出奇的望着他，而且忍俊不禁似的笑了。他的神情好像在說，「你這才問的寶器？」可是，因為察覺出旁人倒頗同情這個提議，於是他就簡單扼要的敘述了一通當天他所得到的印象。

比較詳細的是他對於那個新來的皮套褲的部下的敘述。據皮套褲介紹，他的能力是極強的，他之信賴他正如他之信賴自己的手臂。於是這位手臂站起來講話了。確也與衆不同，用武階開咒罵，他還有若干驚心動魄的事實。

作爲例證，校長重敘了一遍，在那報告中算得十分精彩的一段。

據那手臂說，他有一位朋友，某一年，他的又瞎又聾的母親死了。他想去吊慰他。這一半由於友誼，一半由於好奇：他聽到傳說，那朋友不但不哭，反而逢人便表示他僥倖減輕了負擔。

「可是，當他見到他的朋友的時候？」校長接着說，「他却正在哭的很傷心呢？於是他一面失悔，一面安慰着他的朋友！」

「『好了，好了，』他說，『不要再難過了吧……』」

「『你不知道，』那位朋友還在哭，『我就是這匹牛價錢大呢！……』」

「你們聽清楚了麼？」校長繼續說，「那個朋友因爲相信了那說，父母死了不哭，值錢的畜牲死了倒哭起來了！……」

「這簡直是一篇童話呀！」流神嘲弄的叫了出來。

「……也就是說這些人就是用對窩樁都應該，」孫進並不聽他，因爲他的肝火又

上升了。「老實說，我是並不贊成×大爺的！聽了這些蠢話，我倒有些同情他們了。就是有人傳出去我也不怕！……」

就是他自己也都覺得這後一句話有點失態，傷負了他的同事。但他却是那種拙於轉圓的人，他羞紅臉了。

「的確的，我並怕人告密！」因為心里一急，他就更加失態起來。「我就是這樣一個惱人，彎着舌頭說不來話！……我早就不想當這個校長了！……」

於是他一本正經的吃起飯來，似乎認爲這樣的談話該收場了。然而，事實上收場的也只有談話，那分因爲談話才得激動起來的感觸却是繼續着的。所以，當下午校長上高一班的國語的時候，竟有一半學生罰站，雖然他們的答題並不錯得厲害。

其他幾個住堂教員的心情也不大佳。原來很感興會的科目，今天教來覺得不對勁了。好多優秀的學生似乎一下都變成了蠢才。總之，他們都像是在做着苦工，只望能够攔下担子。這學校是一個有聲望的退伍軍官辦的，他的直爽和開明使 he 得到了這批半徒混混的人才。他們服務的期間都已相當長了。

他們一向都很認真，這種近乎怠工的情形是很少有的。然而，由於那種休息時間內

的短促接談，幾個在本城有着家室的教員便也受傳染了。其實某些情形他們倒不是今天才知道的，不過一向受了外表安靜，以及自信無他而欺哄，沒有認真推敲。現在，經過這一番討論，提醒，與乎種種個別印象的拚湊，問題立刻變嚴重了。

最後，他們終於草草結束了課務。把學生放回去了，這一下大家可以說個淋漓盡致了。於是各人便運用着自己靈活的和不靈活的舌頭，發洩着種種深淺不一的反應，但却很少接觸到一己利害，他們是在爲着新中國的命運而發愁了。正如這時期內一切被情況的摸索迷離困擾着的直率熱忱的人們一樣。

因爲天氣還熱，他們都放倒凳子，散坐在涼爽通風的準備室外的台階上面。他們喪氣的熱情的說着，直到快要晚餐的時候，那幾個不要宿食的教員才陸續走回去了，走來補缺的只有那肺病患者小顧。他的父親是個銀匠，但在十年以前，便已帶着他那出色的手藝走進墳墓去了。

小顧是常來這裏借報看的，他一走近他們，那滑稽家便故作驚怪的嘖叫開來。他們仰起頸子，盡量睜着那懶揚揚的眼睛。

117

「喝，你曉得麼？有人就要同你算舊賬了！……」

專門學生看來是吃驚了，但却沉默着，等待下文。

「他是開玩笑的，」但接着來的却是牛祚的叫人安慰的口氣：「其實事情那里就那樣嚴重，……唉，你坐下來說呀……」

於是那青年人路向上撇的嘴唇微微一笑，擠在他的旁邊坐了下去。他是枯瘦而黃白，加上身材又小，以致看起來好像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足以表示他是一個成年人的，只有他那一雙在瘦削的臉龐上顯得頗大的明敏安祥的眼睛。

他默默傾聽着那個具有長者風度的教師訴說，而在最後，浮上一個燦然的微笑，他迫不及待似的笑着說了：

「難怪今天有人跑來研究我啊！……」

他笑着，隨即嗆咳起來，使得大家陷入不安的沉默當中。

「老實說，這些一伙也太笨了！」他終于逃脫了喘咳，接着說，「連行市都摸不清楚，你怕是都市里麼，地方大了，一兩個人算不得一回專。小地方，到處都是熟人的眼睛，難道全無公理麼？倒沒那麼容易！」

「可是，」那個機警老練的教師忽然板起面孔，「小地方他可以隨便攪啊！」

「我會和他打官司呀！……總算還有法律……」

正如一般患肺病者一樣，他頂認真，好強而又小氣，他的朋友們還都領略過的。所

以，他的看法他們雖然不能首肯，因為他的口氣過于自信。他們便在那種憐惜的感情當中壓抑下他們的反撥。

「千萬就是那個混蛋太來糟了！」他一抵乾枯的嘴唇，他又按着說：「原來那批人那里曉得這一套呢！他們曉得的只是拿錢吃飯：：真有趣，就連那個老實透頂的洋人也變了樣了。有機會你們留神吧：：：悔，你們看他進茶館的時候那付神氣啊：拿手這麼掩着嘴吧，眼睛像賊一樣，：：：這真受不了呢！」

他所說的混蛋自然是皮套褲，至於那位老實透頂的洋人則是一個地位應該更高的脚色。他渾名洋人，又叫「時候先生」。因為他是說三句話也要打結搭的，而當他格格不吐的當兒，那個樂於拯救他的就是「時候」這個辭彙。

「這個時候的時候，」所以經那年輕人一提起，流神便學着他說了，「真像深沉到在呀！：：：」

然而，他的模擬並未得到很多同情，因為現在誰都曉得不是打越的時候。校長繃繃眉毛，隨即嚴重的望着小顧發問：

「你說下午研究你來，是皮套褲親自出馬的嗎？」

「他那里會親自來呢，他已經成了這裏的迭克推多了，是脚脚爪爪來的。我剛吃過

飯，正在同母親閑談，他就摸來了……哦，說到這里，我又要說了，不是講笑話，明年我要來幫你們的忙呢！」

他向他們提出職業問題來，於是話題暫時轉入瑣務的小港里去。而在一陣謙虛，一陣客套之後，他才又重新說起他那奇異的遭遇。那跑去研究他的是皮套褲部下的一員騎將。本縣人，父親是個老公務員；因為吞蝕公款受過處分，後來又為女人問題被仇家暗殺了。和這父親一樣，眼睛很鼓，充滿着一種如飢如渴的貪婪神氣。

這拜訪者的臉面，原是很生疏的所以當主人應着招呼出來的時候，不免略略感到驚異。但却充滿好奇的接待了他。即使那位不速之客一進門就東張西望，借故翻閱他的課本副本，他也沉着沒有發作。

不僅如此，在種種鬼祟的動作停止以後，雖然他已經猜透了他那略欠堂皇的來意，他還是極端客氣的同他開始了一場有趣的談話。

「你在城里來往的熟人倒很多哇？」拜訪者忽然問了。

「還不錯，」專門學生說：「不過談得來的太少，都像神筋有病！」

「蕭詩人頭腦還清楚呀！」客人提出一個嫌疑犯來。

「和我說得來的倒不是他，可惜是不在了。」

「到那里去了？……甚麼人呢？」

「一提起恐怕你都曉得。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又侵吞公款，又搞女人，聽說鬧得來連後代都絕了！……」

「痛快痛快，」講到這里，流神首先叫開來，「這個橡皮釘子確實在了！」

其他的人也一齊喝采，但牛祚微蹙着臉懶懶的說：

「痛快自然痛快，可是，這一來恐怕就更糟了……」

「再進一次衙門就抵往了呀！」那青年人脫口而出的叫了出來，「這樣胡胡塗塗死了自然沒有那些壯丁值得，但是又有甚麼辦法呢？……我想總比死在床上報得出賬——管他媽的！……」

他後一句話說得十分粗魯，而且大笑着；但這一切似乎都帶勉強，有點出於做作的樣子。因為說完過後他竟毫不調協的嘆息一聲，眉宇間流露出一種被壓抑着的淒苦的神氣。也許這叫教師們察覺出了，大家也都不大自然的沉默下來。

121
爲了轉換一下空氣，墮場一會，那滑稽家提出牆報問題來請大家討論，繼續出下去呢，或者索性停版，這是那種許多應着抗戰的號召而產生的手抄報紙之一，在當地的人民中間總算有相當的影響；至少使人知道還有抗戰這一回事，雖然由於那些犀利的

辯論，討厭牠的人也頗不少。

因爲意見的分歧繁瑣，那個肺病患者，帶着覺得可笑的表情先走掉。但並沒減低大家討論的興會，他們依舊熱烈而又緊張，似乎想要證明，他們的工作雖然渺小，他們的動機却是來自那種對於祖國，對於鄉里的偉大的熱愛。

校長是堅決主張繼續出的。牛祚支持着他，但却又不贊成他的無所顧忌。

「總之，跟他們正面衝突是不必的。」他接着說。

「但是你要曉得，他對我們根末是有成是的啊！」校長說。

「所以我看還是攔倒好了，」流神嘆息着，「……」

國文教員繼續着附和他，而理由則比他的更爲消極：像這樣的……恐怕是無望了。那個拙於言辭，在任何的議論當中除了把眼睛輪番的從這張嘴移向那張嘴巴，便無其他作用的體育教員，也第一次出聲氣了。

「對，對，對，」他不耐煩的叫着，要得，「要得！……」

然而，當吃過晚飯的時候，還是繼續出版的提議被認爲共同的決定。這並非因爲那是校長提出而且得到那個服務時間最久，被人祝爲元老的牛祚的同意的緣故，在偉大的道義之前誰也羞於堅決反對他的。他們甚至已經討論到最近一期應該怎樣來同讀者見面

而當上燈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各欄應寫的文章分配好了。而且說也奇怪，稿子本來預定禮拜三交卷的，但那原來表示反對的流神，却立刻跑進寢室寫作起來。彷彿那些恐怖，壓力，事實上倒反而給了他一種靈感。別的人也都在凝神構思。那種抗戰初創第一次出版牆報的熱忱，又在各人的胸膛里復活了。

直至快到往常滅燈上床的時間，在準備室里，一篇題作「抗戰癡疥」的短論，已經在被朗誦着了。這是流神寫的，他頗為勇敢的連連放着大砲。牠被喝采着，但都認為寫得不是時候。

就是那個主張激烈的硬派校長，結果也感覺太過火了，他以少有的愉快大笑着說：

「現在是用匕首的時候，你的大砲還是暫時收檢起來吧！」

「對，水糖刀刀橫堅你也有的。」別的人打趣他。

「不行，不行，」但他堅持着，「小插子過不到癮！……」

「啊呀，你們大家都還沒有睡哩！……」

正在這時候，一種可能引起軟心腸人哀憐的顫聲，把他們的說話腰斬斷了。

彷彿聽到口令的軍人一樣，大家都一齊睜着好奇的眼睛，向着門口望過去了。在昏

黃的菜油燈光僅能達到門階下面，他們看見木樁似的站着一個中等身材的老太婆的列形。手里拿着一張白色的紙張。

那中年人掌了燈向門口打量了。隨即大欠自然的說：

「我怕那個！……請進來坐呀……」

應着邀請，肺病患者小廟的母親，把着門枋走近來了。別的人這時候也都認識出她。但恰如甚麼惡運被她們帶了近來一樣，大家都懷着一種擔心，用了對待臨死者的沉默迎接着她。

那老太婆也好久沒有張聲。她緊繃着臉，嘴唇顫動着，顯然是在極力克服自己心中生疏而又激蕩的感情。

「費你們的心，」她終於脫氣的說，「我們那娃給抓去了！……」

「下午他還來過的呀！」幾個人同時驚叫出來。

「挨黑抓去的；總是把甚麼得罪了。……」

停了一會，於是他就簡直哭訴起來。哭訴她的身世以及兒子被抓的經過。她正在屋裏上燈，硬被人拖起來走了。當她跑上街去打聽的時候，四處沒有他的踪跡。現在她請求他們替她做份公事。

「我已經找過代書了，」她說，「都不肯寫，說是沒有用處，……」

她站起來，把手里的格式紙遞給那中年人，這却把牛祚難倒了。

他不能再說一次沒有用處來使她絕望，又不能給她以不能兌現的幻想。最後，杖着她的老練，他勸慰着，解釋着，而且指出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請求士紳設法。他終於照着油紙捻子把她伴送出去。

當他轉來的時候，他的同事們已經被他們自己紛亂的感情和紛亂的議論弄頹喪了。

「你看怎麼辦呢？」校長忽然得救似的站起來問。

「你是說我們自己麼？」

牛祚沉思着反問；但却並不等待回答，隨即嘆息着笑了。

「依我只有等明天來看了，」他從容的說，「暫時我想不會有甚麼的。他不會一下

就鬧的滿城風雨，我看還是睡吧！……」

「萬一他半夜三更的稿起來呢？」流神很不放心的問。

「那嗎你跑去躲一下啊，」牛祚打趣的笑了起來。「不過我告訴你，這樣一來就連董事會也會懷疑我們真的有什麼了！」

他那充滿自信的平靜使得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議。而且同意他暫緩出版壁報。但這同

意是有差別的，至少流神如此。他立刻鎔毀了他的大炮，把他的稿子燒了。但直到三點鐘響的時候，他還覺得躺在熟識的床上未免冒險。

他想着，有時這種毫無結果的思索僅為一種偶發的響動打斷，再不然就由種種驟然而來的幻覺代替了牠。他看見二十四年他所住過的那黑房子了。看見了那個小方洞兒，並又重新體驗過一次隔着那小方洞兒和他大哥見面時候的情景。

他又看見那漆黑透亮的馬靴了，非常之大。而且彷彿自己就會走路似的，正蠻橫的往他身上踩來，他從迷糊里突的醒轉來了。

他嘆了口氣，抄在被面的手臂，兩邊一丟，平平正正擺成一個一字。

「去他媽的！」他隨即罵罵的嚷道，「還是醃在山溝里去燒燻好了！……」

遠處有雄鷄啼唱了。

黎明正在臨近。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渝）

東方文藝叢書之十

小城風波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價三十四元

著者

沙

編輯者

葉以

出版者

曉

汀

發行所

東方書

重慶七星崗金湯街21

印刷者

印

所

印

所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書圖字第〇一〇八號